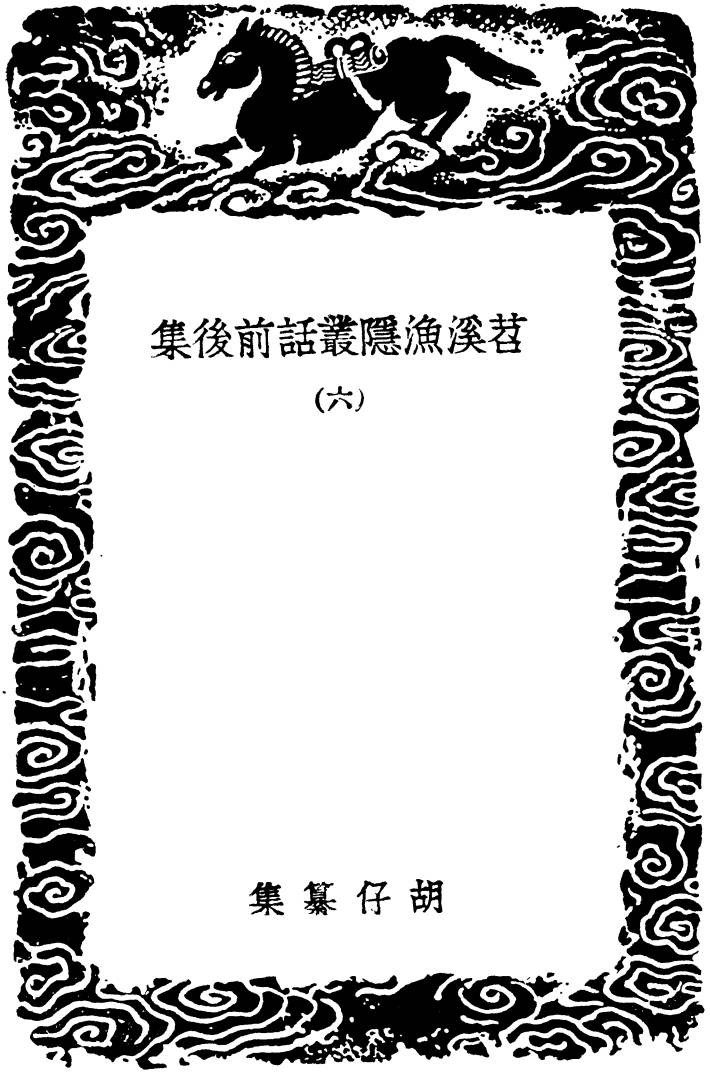
苕溪漁隱叢話前後集 六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苕溪漁隱叢話前後集

(六)

胡仔纂集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四十九

山谷下

後山詩話云學詩當以子美爲師有規矩故可學退之於詩本無解處以才高而好耳潛溪邵氏爲蔡寧胸中之妙耳學杜無成不失爲功無韓之才與陶之妙而學其詩終樂天耳

唐子西語錄云六經之後便有司馬遷三百五篇之後便有杜子美六經不可學亦不須學故作文當學司馬遷作詩當學杜子美二書亦須常讀所謂不可一日無此君也

苕溪漁隱曰近時學詩者率宗江西然殊不知江西本亦學少陵者也故陳無己曰豫章之學博矣而得法於少陵故其詩近之今少陵之詩後生少年不復過目抑亦失江西之意乎江西平日語學者爲詩旨趣亦獨宗少陵一人而已余爲是說蓋欲學詩者師少陵而友江西則兩得之矣

呂居仁與曾吉甫論詩第一帖云寘諭作詩次第此道不講久矣如本中何足以知之或勵精潛思不便下筆或遇事因感時時舉揚工夫一也古之作者正如是耳惟不可鑿空彊作出於牽彊如小兒就學俯就課程耳楚詞杜黃固法度所在然不若徧考精取悉爲吾用則姿態橫出不窘一律矣如東坡太白詩雖規摹廣大學者難依然讀之使人敢道澡雪滯思無窮苦艱難之狀亦一助也要之此事須令有所悟入則自然越度諸子悟入之理正在工夫勤惰間耳如張長史見公孫大娘舞劍頓悟筆法如張者專意此事未嘗少忘胸中故能遇事有得遂造神妙使它人觀舞劍有何干涉非獨作文學書而然也和章固

佳。然本中猶竊以爲少新意也。近世次韻之妙。無出蘇黃。雖失古人唱酬之本意。然用韻之工。使事之精。有不可及者。第二帖云。詩卷熟讀深慰寂寞。蒙問加勤。尤見樂善之切。不獨爲詩賀也。其間大概皆好。然以本中觀之。治擇工夫已勝。而波瀾尚未闊。欲波瀾之闊去。須於規摹令大。涵養吾氣。而後可規摹既大。波瀾自闊。少加治擇。功已倍於古矣。試取東坡黃州以後詩。如種松醫眼之類。及杜子美歌行。及長韻近體詩看。便可見。若未如此。而事治擇。恐易就而難遠也。退之云。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則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長短。與聲之高下皆宜。如此。則知所以爲文矣。曹子建七哀詩之類。宏大深遠。非復作詩者所能及此。蓋未始有意於言語之間也。近世江西之學者。雖左規右矩。不遺餘力。而往往不知出此。故百尺竿頭。不能更進一步。亦失山谷之旨也。

宋子京筆記云。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後可以傳不朽。若體規畫圓。准方作矩。終爲人之臣僕。古人譏屋下架屋。信然。陸機曰。謝朝花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韓愈曰。惟陳言之務去。此乃爲文之要。苕溪漁隱曰。學詩亦然。若循習陳言。規摹舊作。不能變化。自出新意。亦何以名家。魯直詩云。隨人作計終後人。又云。文章最忌隨人後。誠至論也。

苕溪漁隱曰。元祐文章。世稱蘇黃。然二公當時爭名。互相譏誚。東坡嘗云。黃魯直詩文。如蝤蛑江珧柱。格韻高絕。盤飧盡廢。然不可多食。多食則發風動氣。山谷亦云。蓋有文章妙一世。而詩句不逮古人者。此指東坡而言也。二公文章。自今視之。世自有公論。豈至各如前言。蓋一時爭名之詞耳。俗人便以爲誠然。遂爲譏議。所謂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者邪。

東坡云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雖若不適用。然不爲無補於世。王直方詩話云。山谷舊所作詩文。名以焦尾弊帚。少游云。每覽此編。輒悵然終日。殆忘食事。邈然有二漢之風。今交遊中。以文墨稱者。未見其比。所謂珠玉在傍。覺我形穢也。有學者問文潛模範。曰看退聽羹蓋山谷在館中時。自號听居曰退聽堂。

後山詩話云。黃詩韓文。有意故有工。老杜則無工矣。然學者先黃韓。不由黃韓。而爲老杜。則失之拙易矣。

呂氏童蒙訓云。讀莊子。令人意寬思大。敢作。讀左傳。便使人入法度。不敢容易。二書不可偏廢也。近世讀東坡魯直詩。亦類此。

漫叟詩話云。王侯文采似於菟。洪甥人間汗血駒。相將問道城南隅。無屋止借船官居。或云。當作官船居。非也。庾子山賦云。風吹雲夢。凍合船官。注。船官。官船也。凡讀人詩。不可以臆見擅改字。

王直方詩話云。蠟梅山谷初見之。作二絕。一云。金蓓鑠春寒。惱人香未展。雖無桃李顏。風味極不淺。一云。體薰山麝臍。色染薔薇露。披拂不滿襟。時有暗香度。緣此蠟梅。盛於京師。然交游間。亦有不喜之者。余嘗爲作解嘲云。紛紛紅紫雖無韻。映帶園林正要渠。誰遣一枝香最勝。故應有客問何如。苕溪漁隱曰。東坡亦有蠟梅詩云。天工點酥作梅花。此有蠟梅禪老家。蜜蜂採花作黃蠟。取蠟爲花亦其物。不獨山谷有詩也。余嘗和人詠蠟梅絕句。因紀其事云。新詩湔拂自蘇黃。想見當年喜色香。草木無情遇眞賞。豈知千載有餘芳。

石林詩話云。外祖晁君誠善詩。蘇子瞻所謂溫厚靜深如其爲人者也。黃魯直嘗誦其小雨愔愔人不寐。

臥聽羸馬齕殘芻愛賞不已他日得句云馬齕枯萁喧午枕夢驚風雨浪翻江自以爲工以語舅氏無答曰吾詩實發於乃翁前聯余始聞舅氏言不解風雨翻江之意一日憩於逆旅聞旁舍有澎湃鞳鞜之聲如風浪之歷船者起視之乃馬食於槽水與草翻齕於槽間而爲此聲方悟魯直之好奇然此亦非可以意索殆適相遇而得之也

山谷曰賈天錫作意和香自然有富貴氣覺諸人家和香極寒氣也天錫屢惠此香惟要作詩因以兵衞森晝戟晝寢凝清香爲韻作十小詩贈之猶恨詩語未工未稱此香耳然余甚寶此香未嘗妄以與人城西張仲謀爲我作寒計惠送騏驥院馬通薪二百因以香二十餅報之或笑曰不爲公詩爲地邪應之曰詩或能爲人作祟豈若馬通薪使水雪之辰鈐下馬走皆有挾纊之温邪學詩三十年今乃大覺然見事亦太晚也苕溪漁隱曰十詩中如險心游萬仞躁欲生五兵隱几香一炷靈臺湛空明誠佳句也

漫叟詩話云諺云去家千里勿食羅摩棬杞山谷嘗賦道院棬杞詩云去家尚勿食出家安用許時同賦者服其用事精確

高齋詩話云山谷詩云山椒欲雨好雲氣湖面逆風生水紋汪彥章詩云野田無雨出龜兆湖水得風生縠紋

山谷云古人有言幷敵一嚮千里殺將要須心地收汗馬之功讀書乃有味棄書册而游息書味猶在胸中久之乃見古人用心處如此則盡心於一兩書其餘如破竹皆迎刃而解耳古人嘗喻植楊楊天下易生之木也倒植之而生橫植之而生然一人植之一人拔之雖千日之功皆棄此最善喻也

苕溪漁隱曰食筍詩云甘菹和菌耳辛膞胹薑芥菹酢菜也亦作葅側魚切胹音而煮熟也
潘子眞詩話云霜威能折綿之句予問折綿所從來山谷曰勁氣嚴凝海清威正折綿庾肩吾詩也
後山詩話云退之以文爲詩子瞻以詩爲詞故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詞手惟
秦七黃九耳唐諸人不迨也
王直方詩話云洪龜父常有詩云琅玕嚴佛界薜荔上僧垣山谷改云琅璫鳴佛屋龜父前後作詩惟有
一朝厭蝸角萬里騎鵬背一聯最爲妙絕山谷亦嘗歎賞此句
雪浪齋日記云槐夏棗花篡篡麥秋椹子離離不羨十千美酒難忘三百枯棋兩部池蛙當妓千山飛鳥
催沽引睡直須黃孀曲肱正要青奴此洪駒父少作也又詩云背秋轉覺山形瘦新雨還添水面肥山形
瘦之語古今少有道者
呂氏童蒙訓云山谷嘗謂諸洪言作詩不必多如三百篇足矣某平生詩甚多意欲止留三百篇餘者不
能認得諸洪皆以爲然徐師川獨笑曰詩豈論多少只要道盡眼前景致耳山谷回顧曰某所說止謂諸
洪作詩太多不能精致耳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五十

秦少游

王直方詩話云少游嘗以眞字題月團新碾淪花甕飲罷呼兒課楚詞風定小軒無落葉青蟲相對吐秋絲一絕於邢敦夫扇上山谷見之乃於扇背復作小草題黃葉委庭觀九州小蟲催女獻功裘金錢滿地無人費百斛明珠薏苡秋一絕皆自所作詩也少游後見之復云逼我太甚

王直方詩話云山谷避暑城西李氏園題詩于壁云荷氣竹風宜永日冰壺涼簟不能回題詩未有驚人句會喚謫仙蘇二來少游言於東坡曰以先生爲蘇二大似相薄少游極怨山谷和寄寂齋詩云志大略細謹言蔡州事少人知者因此句使人吹毛耳

高齋詩話云少游在蔡州與營妓婁婉字東玉者甚密贈之詞云小樓連苑橫空又云玉佩丁東別後者是也又贈陶心兒詞云天外一鉤橫月帶三星謂心字也葉致遠屢對荊公稱秦少游詩公嘗有別紙云秦君之詩清新婉麗鮑謝似之又云公愛秦君數口之今得其詩手之而不釋然聞秦君嘗學至言妙道無乃笑吾二人嗜好異乎蓋少游嘗爲道士書符咒水故公有是語苕溪漁隱曰東坡嘗有書薦少游於荊公云向屢言高郵進士秦觀太虛公亦粗知其人今得其詩文數十首拜呈詞格高下固已無逃於左右此外博綜史傳通曉佛書若此類未易一一數也荊公答書云示及秦君詩適葉致遠一見亦以謂清新嫵麗鮑謝似之公奇秦君口之而不置我得其詩手之而不釋又聞秦君嘗學至言妙道無乃笑我與

公嗜好異乎。二書所云如此。高齋以謂葉致遠屢對荊公稱秦少游詩。嘗有別紙。眞誤也。東坡謂少游通曉佛書。故荊公有秦君嘗學至言妙道之語。高齋以謂少游嘗爲道士。書符咒水。又誣也。

冷齋夜話云。少游到郴州。作長短句云。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幸自遶郴山。爲誰流下瀟湘去。東坡絕愛其尾兩句。自書於扇曰。少游已矣。雖萬人何贖。

詩眼云。或問余東坡有言。詩至於杜子美。天下之能事畢矣。老杜之前。人固未有。如老杜後。世安知無過老杜者。余曰。如一片花飛減卻春。若詠落花。則語意皆盡。所以古人既未到。決知後人更無好語。如晝馬詩云。玉花卻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則曹將軍能事。與造化之功。皆不可以有加矣。至其他吟詠人情。模寫景物。皆如是也。老杜謝嚴武詩云。雨映行宮辱贈詩。山谷云。只此雨映兩字。寫出一時景物。此句便雅健。余然後曉句中當無虛字。後誦淮海小詞云。杜鵑聲裏斜陽暮。公曰。此詞高絕。但既云斜陽。又云暮。則重出也。欲改斜陽作簾櫳。余曰。既言孤館閉春寒。似無簾櫳。公曰。亭傳雖未必有簾櫳。有亦無害。余曰。此詞本模寫牢落之狀。若曰簾櫳。恐損初意。先生曰。極難得好字。當徐思之。然余因此曉句法。不當重疊。

王直方詩話云。少游爲黃本錢穆父爲戶書。皆居東華門之堆垛場。少游春日。嘗有詩遺穆父云。三年京國鬢如絲。又見新花發故枝。日典春衣非爲酒。家貧食粥已多時。穆父以米二石送之。

冷齋夜話云。東坡初未識少游。少游知其將復過維揚。作坡筆語。題壁於一山寺中。東坡果不能辨。大驚。

及見孫莘老出少游詩詞數十篇讀之乃歎曰向書壁者定此郎也後與少游維揚飲別作虞美人曰波聲拍枕長淮曉隙月窺人小無情汴水自東流只載一船離恨向西州竹陰花圃曾同醉酒未多於淚誰教風鑒在塵埃醞造一場煩惱送人來世傳此詞是賀方回所作雖山谷亦云大觀中於金陵見其親筆醉墨超放氣壓王子敬蓋東坡詞也

王直方詩話云少游嘗因晚出右掖門有詩云金爵觚稜轉夕輝飄飄宮葉墮秋衣出門塵漲如黃霧始覺身從天上歸識者以爲少游作一黃本校勘而銜耀如此必不遠到

冷齋夜話云少游在黃州飲於海橋橋南北多海棠有老書生家於海棠叢間少游醉宿於此明日題其柱云喚起一聲人悄衾暖夢寒窗曉癡雨過海棠晴春色又添多少社甕釀成微笑半破瓊瓢共酌覺健倒急投床醉鄉廣大人間小東坡愛其句恨不得其腔當有知者

桐江詩話云少游汝南作教官曰郡將向宗回團練有登城詩少游次韻兩篇云沄沄汝水抱城根野色偷春入燒痕千點湘妃枝上淚一聲杜宇水邊魂遙憐鴻隙陂穿路尚想元和賊負恩粉堞朱垣都過了恍如陶侃夢天門庖煙起處認孤村天色清寒不見痕車輞湖邊梅濺淚壺公祠畔月銷魂封疆盡是春秋國廟食多懷將相恩試問李斯長歎後誰牽黃犬出東門又嘗於程文通會間賦牽牛花詩云銀漢初移漏欲殘步虛人倚玉欄干仙衣染得天邊碧乞與人間向曉看又一歲太呼王左丞二月十一日生日程文通諸人前期袖壽詩草謁少游問曰左丞生日必有佳作少游以詩草示之乃壓九青字韻俱盡首云元氣鍾英偉東皇賦炳靈蓂敷十一莢椿茂八千齡汗血來西極搏風出北溟諸人愕然相視讀畢俱

不敢出袖中之草唯唯而退。

王直方詩話云。參寥言。舊有一詩寄少游。少游和云。樓闕過朝雨。參差動霽光。衣冠分禁路。雲氣繞宮墻。亂絮迷春闥。嫣花困日長。平康在何處。十里帶垂楊。幸老嘗讀此詩。至末句云。這小子又賤發也。少游後編淮海集。遂改云。經旬牽酒伴。猶未獻長楊。

石林詩話云。元祐初。駕幸太學。呂丞相微仲有詩。中間押行字韻。館閣諸人皆和。秦學士觀一聯云。法天壁水遙迎仗。映月深衣不亂行。諸生聞之亦閑然。觀爲人喜傲謔。然此句實於趁韻未必有意也。

桐江詩話云。暢姓惟汝南有之。其族尤奉道。男女爲黃冠者。十之八九。時有女冠暢道姑。姿色妍麗。神仙中人也。少游挑之不得。作詩云。曈人翦水腰如束。一幅烏紗裹寒玉。超然自有姑射姿。回看粉黛皆塵俗。霧閣雲窗人莫窺。門前車馬任東西。禮罷曉壇春日靜。落紅滿地乳鴉啼。

呂氏童蒙訓云。雨砌墮危芳。風軒納飛絮之類。李公擇以爲謝家兄弟得意。不能過也。少游過嶺後詩。嚴重高古。自成一家。與舊作不同。

冷齋夜話云。少游南遷。宿郴亭。湖廟下。登舟縱望。久之。歸臥舟中。聞風聲。側枕視微波。月影縱橫。追憶昔嘗宿乘雲老借竹軒。見西湖月色如此。俄夢美人以維摩像來求贊。少游極愛其畫。念曰非道子不能也。此美人以詩戲少游曰。不知水宿分風浦。何似秋眠借竹軒。聞道詩詞妙天下。廬山對岸可無言。少游夢中題其像曰。竺儀華夢瘴面囚首。口不能言。十分似九。應笑舌覆大千。作師子吼。不如搏取妙喜。如陶家手。余過雷州天寧。與戒香道人夜話。問少游字畫。戒香出此傳示。少游筆蹟也。

雪浪齋日記云少游詩甚麗如翡翠側身窺綠醑蜻蜓偷眼避紅糚又海棠花發麝香眠又青蟲相對吐秋絲之句是也

冷齋夜話云少游小詞奇麗詠歌之想見其神清在絳闕道山之間詞曰柳邊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亂鶯聲碎飄零疎酒醆離別寬衣帶人不見碧雲合空相對憶昔西池會鶯鶯同飛蓋摧手處今誰在日邊清夢斷鏡裏朱顏改春去也落紅萬點愁如海余兄思禹使余賦崔徽頭子詞因次韻曰半身屏外睡覺脣紅退春思亂芳心碎空餘簪髻玉不見流蘇帶試與問今人秀韻誰宜對湘浦曾同會手弭青羅蓋疑是夢中猶在十分春易盡一點情難改多少事都隨恨遠連雲海

後山詩話云王荊平甫之子嘗云今語例襲陳言但能轉格耳世稱秦詞愁如海爲新奇不知李國主已云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但以江爲海耳

雪浪齋日記云弔辯才詩云滄海盡頭人滅度亂峯深處塔孤圓憶登夜閣天連雁同看秋崖月上煙劉們云天連雁前人有古戍天連雁之句

冷齋夜話云少游元豐初夢中作長短句曰指點虛無征路醉乘班虬遠訪西極正天風吹露滿空寒白織女明星迎笑何苦自淹塵域正火輪飛上霧卷煙開洞觀金碧重重觀閣橫枕鼇峯水面倒銜蒼石隨處有奇香幽吹肹然難測好是蟠桃熟後阿鬟偷報消息在天碧海一枝難遇占取春色既覺使侍兒歌之蓋雨中花也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作藏春塢詩有年拋造物甄陶外春在先生杖屨中而少游作俞充哀詞乃云風生

使者旌旄上.春在將軍俎豆中.余以爲依彷太甚.

漫叟詩話云.高唐事.乃楚懷王.非襄王也.若古人云.莫道無心便無事.也應愁殺楚襄王.少游詩云.不應容易下巫陽.只恐翰林前世是襄王.皆誤用也.濠州西有高唐館.俗以爲楚之高唐也.御史閻欽愛題詩云.借問襄王安在哉.山川此地勝陽臺.有李和風者.亦題詩云.若向此中求薦枕.參差笑殺楚襄王.前人既誤指其人.後人又誤指其地.可笑.苕溪漁隱曰.文選高唐賦云.昔者楚襄王與宋玉.游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李善注云.楚懷王遊於高唐.夢與神遇.則漫叟詩話之言是也.然神女賦復云.楚襄王與宋玉.游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後王寢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以此考之.則楚襄王亦夢與神女遇.但楚懷王是遊高唐.楚襄王是游雲夢.以此不可雷同用事耳.

後山詩話云.宋玉爲高唐賦.載巫山神女遇楚兩王.蓋有所諷也.而文士多效之者.又爲傳記以實之.而天地百神舉無免者.余謂欲界諸天當有配偶.其無偶者.則無欲者也.唐人記后土事.以譏武后耳.

冷齋夜話云.秦少游在處州.夢中作長短句曰.山路雨添花.花動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處.有黃鸝千百.飛雲當面化龍蛇.天矯挂空碧.醉臥古藤陰下.杳不知南北.後南遷.久之北歸.逗留於藤州.遂終於瘴江之上.光華亭.時方醉起.以玉盂汲泉欲飲.笑視之而化.

王直方詩話云.秦少章初登第.成親後.和余夜坐絕句.幃幔高深夜漏長.頗從詩酒傲冰霜.燭花漸暗人初睡.金獸無煙卻有香.讀者無不笑其貧富之頓異.

王直方詩話云秦覯字少儀好爲詩初亦不甚工既而以所業獻山谷山谷作詩贈之云乃能持一鏃與我箭鋒直又云我自得此詩三日臥向壁才難不其然有亦未易識當時交游間皆以此言爲過然少儀緣此詩思大發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五十一

後山居士

後山詩話云余登多景樓南望丹徒有大白鳥飛近青林得句云白鳥過林分外明謝朓亦云黃鳥度青枝語巧而弱杜詩云白鳥去邊明語少而意廣余每還鄉里每覺老復得句云坐下漸人多杜詩云坐深鄉黨敬而語極工乃知杜詩無不有也

冷齋夜話云余問山谷今之詩人誰爲冠曰無出陳無己其佳句可得聞乎曰吾見其作溫公挽辭一聯便知其才不可敵曰政雖隨日化身已要人扶

王直方詩話云樂天有詩云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東坡有詩云兒童慢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鄭谷有詩云衰鬢霜供白愁顏酒借紅老杜有詩云髮少何勞白顏衰肯更紅無己詩云髮短愁催白顏衰酒借紅皆相類也然無己初出此一聯大爲當時諸公所稱賞

王直方詩話云邢惇夫以詩寄無己無己和云漢廷用少公何在不使羣飛接羽翰今代貴人須白髮掛冠高處未宜彈蓋元祐之初多用老成故也又除官一篇云扶老趨嚴詔徐行及聖時端能幾字正敢恨十年遲肯復金根繆寧辭乳媼譏向來憂畏斷不盡鹿門期或云才得一正字亦未須云趨嚴詔後作謝啓復云名雖文字之選實爲將相之儲又云頭童齒豁敢辭乳媼之譏聞淺見輕益畏金根之謬

苕溪漁隱曰無己詩云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山谷亦有學詩如學道之句若語意俱勝當以無己爲

優。王直方議論不公。遂云。陳三所得。豈其苗裔邪。意謂其出於山谷。不足信也。

王直方詩話云。無己嘗作小放歌行兩篇。其一云。春風永巷閉娉婷。長使青樓慢得名。不惜捲簾通一顧。怕君着眼未分明。其一云。當年不嫁惜娉婷。傅白施朱作後生。說與傍人須早計。隨宜梳洗莫傾城。山谷云。無己他日作詩語極高古。至於此篇。則顧影裴徊。衒耀太甚。

王直方詩話云。陳留市中有刀鑷工。隨其所得。爲一日費。醉吟於市。負其子以行。歌江端禮以爲達者。爲作傳。而要無己作詩。有閉門十日雨吟作飢鳶聲之句。大爲山谷所愛。山谷亦擬作有云。養性霜刀在閱人清鏡空。

後山詩話云。晁無咎言。眉山公之詞。短於情。蓋不更此境也。余謂不然。宋玉初不識巫山神女。而能賦之。豈待更而知也。余他文未能及人。獨於詞。自謂不減秦七黃九。苕溪漁隱曰。無己自矜其詞如此。今後山集不載其小詞。世亦無傳之者。何也。

石林詩話云。余居吳下。一日出閶門。至小寺中。壁間有題詩一絕云。黃葉西陂水漫流。籧篨風急送扁舟。夕陽暝色來千里。人語雞聲共一丘。意極喜之。初不書名氏。問寺僧云。吳縣寇主簿所作。今官滿去矣。歸而問吳下士大夫云。寇名國寶。蓋與余同年。然亦莫知其能詩。余與國寶牓下。未嘗往來。亦漫不省其人。已而數爲好事舉此詩。始有言國寶徐州人。久從陳無己學。乃知文章淵源。有所自來。亦不難辨。恨不得多見之也。

晁無咎

王直方詩話云曹輔字子方嘗爲省郎交遊間多以爲有智數者故晁無咎贈詩有兵甲胷中無敵國之語苕溪漁隱曰余纂集叢話歷覽羣賢詩說並無評議無咎詩者止有此一句不知當時羣賢偶遺之邪苕溪漁隱曰摸魚兒一詞晁無咎所作也滿江紅一詞呂居仁所作也余性樂閑退一丘一壑蓋將老焉二詞能具道阿堵中事每一歌之未嘗不擊節也買陂塘旋栽楊柳依稀淮岸江浦東皐新雨輕痕漲沙鶯驚來鷗聚堪愛處最好是一川夜月光流注無人獨舞翠幙張天柔茵藉地酒盡未歸去青綾被空憶金閨故步儒冠曾把身誤弓刀千騎成何事荒了召平瓜圃君試覷滿青鏡星星鬢影今如許功名浪語便似得班超封侯萬里歸計恐遲暮此摸魚兒也東里先生家何在山陰溪曲對一川平野數間茅屋昨夜岡頭新雨過門前流水清如玉抱小樓回合柳參天搖新綠疎籬下叢叢菊虛簷外蕭蕭竹歎古今得失是非榮辱須信人生歸去好世間萬事何時足問此春春醞酒何如今朝熟此滿江紅詞也

苕溪漁隱曰余觀雞肋集惟古樂府是其所長辭格俊逸可喜如行路難云贈君珊瑚夜光之角枕玳瑁明月之雕牀一蠭秋蟬之麗縠百和更生之寶香穠華紛紛白日暮紅顏寂寂無留芳人生失意十八九君心美惡誰能量願君虛懷廣末照聽我一曲關山長不見班姬與陳后寧聞衰落尚專房

張文潛

王直方詩話云文潛先與周翰公擇輩來飲余家作長句後數十日再同東坡來讀其詩歎息云此不是喫煙火食人道底言語蓋其間有漱井消午醉掃花坐晚涼衆綠結夏帷老紅駐春粧之句也故山谷次韻亦云張侯筆端世三秀麗齋房掃花坐晚吹妙語益難忘苕溪漁隱曰文潛此詩首句云朝衫衝曉塵

歸帽障夕陽日月馬上過詩書篋中藏造語極工後又有一詩云歸帽見新月撲衫暮塵紅似不及前兩句也

苕溪漁隱曰東坡云茶筍盡禪味松杉眞法音山谷云魚游悟世網鳥語入禪味文潛云鳥語演實相飯香悟眞空此三聯語意相類然山谷一聯最爲優

王直方詩話云文潛人物魁偉故無已有詩云張侯便然腹如鼓雷爲飢聲酒爲雨山谷有詩云六月火雲蒸肉山皆戲語也

潘子眞詩話云文潛次張遠韻有襄王坐上徵詞客子建車前步水妃警過低鬟留盼處爭先凝笑獨來時東邊日下終无雨闕上題詩合有碑腸斷吳王煙水國扁舟何日逐鴟夷或問無雨有碑何等語也予答以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卻有情劉夢得竹枝歌也別後常相思頼書千丈闕題碑無罷時宋華山畿詞也事見匠智古今樂錄

王直方詩話云文潛賦虎圖詩末云煩君衞吾寢振此蓬蒿陋坐令盜肉鼠不敢窺白晝或云此卻是猫兒詩也又大旱詩云天邊趙盾益可畏水底武侯方醉眠時人以爲幾於湯㷖右軍也

王直方詩話云元祐中諸公以上巳日會西池王仲至有二詩文潛和之最工云翠浪有聲黃帽動春風無力彩旗垂至秦少游卽云簾幕千家錦繡垂仲至讀之笑曰此語又待入小石調也然少游有已煩逸少書陳迹更屬相如賦上林之句諸人亦以爲難及

王直方詩話云舟人占雲若砲車起輒急避之乃大風候也東坡有云今日江頭天色惡砲車雲起風欲

作。文潛有云。喜逢山色開眉黛。愁對江雲起砲車。
石林詩話云。頃見晁無咎舉文潛斜日兩竿眠犢晚。春波一眼去鳧寒。自以爲莫能及。苕溪漁隱曰。文潛夜直館中詩云。蒼龍掛斗寒垂地。翡翠浮花暖作春。亦佳句也。
王直方詩話云白頭青鬢隔存沒。落日斷霞無古今。此文潛過宋都詩。氣格似不減老杜也。千山送客東西路。一樹照人南北枝。此王康功詩。語意新奇。
呂氏童蒙訓云。文潛詩自然奇逸。非他人可及。如秋明樹外天。客燈青映壁。城角冷吟霜。淺山寒帶水。旱日白吹風。川塢半夜雨。臥冷五更秋之類。迥出時流。雖是天姿。亦學可及。學者若能常玩味此等語。自然有變化處也。
王直方詩話云。文潛嘗因過倉前。作輸麥行有云。場頭雨乾場地白。老稚相呼打新麥。半歸倉廩半輸王。免教縣吏相煎迫。輸王北農語也。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五十二

徐仲車

東坡云徐積字仲車古之獨行也於陵仲子不能過然其詩文則怪而放如玉川子此一反也耳贋甚畫地爲字乃始通語終日面壁坐不與人接而四方事無不周知其詳雖新且密無不先知此二反也苕溪漁隱曰余嘗記仲車二詩有云淮之水淮之水春風吹春風洗青於藍綠染指魚不來鷗不起瀲瀲灩灩天盡頭秖見孤帆不見舟殘陽欲落未落處盡是人間今古愁今古愁可奈何莫使騷人聞棹歌我曹盡是浩歌客笑聲酒面春風和又詠蒲扇詩云妾有一尺絹以爲身上衣自織青溪蒲團團手中持朝攜麥隴去暮汲井泉歸無人不看妾不使見娥眉皆佳作也

謝無逸

漫叟詩話云謝無逸學古高潔文詞煆煉篇篇有古意尤工於詩予嘗愛其送董元達詩云讀書不作儒生酸躍馬西入金城關塞垣苦寒風氣惡歸來面皺鬚眉班先皇召見延和殿議論慷慨天開顏謗書盈篋不復辨脫身來看江南山長江袞袞蛟龍怒扁舟此去何當還大梁城裏定相見玉川破屋應數間又寄隱居士詩云處士骨相不封侯卜居但得林塘幽家藏玉唾幾千卷手校韋編三十秋相知四海孰青眼高臥一庵今白頭襄陽耆舊節獨苦只有龐公不入州淮南潘邠老與之甚熟二公皆老死布衣士議惜之

冷齋夜話云。謝逸字無逸。臨川縣人。勝士也。工詩能文。黃魯直讀其詩曰。晁張流也。恨未識之耳。無逸詩曰。老鳳垂頭噤不語。枯木槎牙噪春鳥。又曰。貪夫蟻旋磨。冷官魚上竹。又曰。山寒石髮瘦。水落溪毛彫。皆爲魯直所稱賞。

潘邠老

王直方詩話云。潘大臨字邠老。有登漢陽江樓詩曰。兩屐上層樓。一目略千里。說者以爲着屐豈可登樓。又嘗賦潘庭之清逸樓詩。有云。歸來陶隱居。拄頰西山雲。或謂既已休官。安得手板而拄之也。洪氏勸穀軒。邠老作詩云。封胡羯末謝龜駒。玉鴻洪千載望四謝。四洪天壤同。謂龜父駒父玉父鴻父也。時人以爲急口令。又寄人詩有思君帶移孔之句。惟和張文潛痛字韻詩。頗有佳語。其云。文章邇來氣微低。聖經頗遭餘子弄。公歸除荊舒之說。懲應痛。蓋王介甫始封於舒。後封於荊。故邠老云耳。邠老作詩。多犯老杜。或若邠老爲之不已。老杜亦難爲存活。使老杜復生。則須共潘十炒。

潘子眞詩話云。白鳥沒煙飛。微風逆上船。江從樊口轉。山自武昌連。日月懸終古。乾坤別逝川。羅浮南斗外。黔府古河邊。波浪三江口。風雲八字山。斷崖東北際。虛艇有無間。臥柳堆生岸。跳魚水擣灣。悠然小軒冕。幽興滿鄉關。西山連虎穴。赤壁隱龍宮。形勝三分國。波流萬世功。沙明拳宿鷺。天闊退飛鴻。最羨魚竿客。歸客雨打蓬。落日春江上。無人倚杖時。私蛙鳴鼓吹。官柳舞腰支。獵遠頻翻臂。漁深數治絲。我猶無彼是。風豈有雄雌。此邠老江間所賦也。邠老唐太僕卿季荀之後。衢之曾孫。鯁之子。寓居齊安。得句法於東坡。頃與洪駒父、徐師川、洎予友善。山谷嘗稱邠老天下奇才也。其爲詩文。他皆稱是。年未五十已歿。良可

惜也。

冷齋夜話云。黃州潘大臨。工詩。有佳句。然貧甚。東坡山谷尤喜之。臨川謝無逸以書問近新作詩否。潘答書曰。秋來暑物。件件是佳句。恨爲俗氣所蔽翳。昨日清臥。聞攪林風雨聲。遂起題壁曰。滿城風雨近重陽。忽催稅人至。遂敗意。止此一句奉寄。聞者莫不笑其迂闊。

邢敦夫

王直方詩話云。雙井黃叔達。字知命。初自江南來。與彭城陳履常。俱謁法雲禪師于城南。夜歸。過龍眠李伯時。知命衣白衫。騎驢緣道。搖頭而歌。履常負杖挾囊于後。一市大驚。以爲異人。伯時因畫爲圖。而邢敦夫作長歌云。長安城頭烏欲棲。長安道上行人稀。浮雲卷盡暮天碧。但有明月流清輝。君獨騎驢向何處。頭上倒着白接羅。長吟搔首望明月。不學山翁醉似泥。到得城中燈火鬧。小兒拍手攔街笑。道傍觀者那得知。相逢疑是南山皓。龍眠居士畫無比。搖毫弄筆長風起。酒酣閉目望窮途。紙上軒昂無乃似。君不學長安游俠誇年少。臂鷹挾彈章臺道。君不能提攜長劍取靈武。指揮猛士驅貔虎。胡爲脚踏梁宋塵。終日飄飄無定所。武陵桃源春欲暮。白水青山起煙霧。竹杖芒鞋歸去來。頭巾好掛三花樹。惇夫時年未二十也。

王直方詩話云。邢居實。字惇夫。年少豪邁。所與游。皆一時名士。方年十四五時。嘗作明妃引。末云。安得壯士霍嫖姚。縛取呼韓作編戶。諸公多稱之。既卒。余收拾其殘草。編成一集。號曰呻吟。惇夫自少便多憔悴感慨之意。其作秋懷詩云。高歌感人心。心悲將奈何。其作棗陽道中詩云。有意問山神。此生復來否。已而

果卒於漢東。惇夫之卒也。山谷以詩哭之云。詩到隨州更老成。江山爲助筆縱橫。眼看白璧埋黃壤。何況人間父子情。蓋謂惇夫與其父歆向也。蔡天啓亦有詩云。人物於今歎耿然。孤墳宿草已生煙。日暮行人道傍舍。應逢年少共談元。其餘作者甚衆。皆載於呻吟集後。

雪浪齋日記云。崔子方喜作五言詩。如白日行空闊。青燈耿夜闌。眞佳句也。惇夫自少卽爲壯語。如移牀聽秋雨是也。李漢老題敗荷云。紫荷虫篆霜葉枯。褰蹄垂房裂青膚。造語甚新。

高子勉

雪浪齋日記云。高荷。字子勉。上谷詩云。點檢金閨彥。飄零玉筍班。尙令淸廟器。猶隔鬼門關。大爲山谷所喜。

石林詩話云。高荷荆南人。學杜子美詩。頗得句法。黃魯直自戎州歸。荷以五十韻見魯直。極愛賞之。嘗和其六言有云。張侯海內長句。晁子廟中雅歌。高郎少加筆力。我知三傑同科。張謂文潛。晁謂無咎也。無咎聞之頗不平。荷晚爲童貫客。得蘭州通判以死。既不爲時論所與。其詩亦不復傳云。

雪浪齋日記云。佳樹冬不彫。橫塘春更綠。此徐師川詩。頗平淡無雕鐫氣。辭源江海浩奔忙。句法風騷森出入。此趙鼎臣詩。極爲雄偉。沙軟綠頭相並鴨。水深紅尾自跳魚。此高子勉詩。怪麗之甚。苕溪漁隱曰。予嘗有一聯云。霞抹晚空魚尾赤。水生春渚鴨頭靑。

胡少汲

山谷云。胡少汲與劉邦直詩。夢魂南北昧平生。解后相逢意已傾。楚國山川千疊遠。隋堤煙雨一帆輕。我

無健筆翻三峽。君有長才肅五兵。同是行人更分首。不堪風樹作離聲。少汲後生中豪士也。讀書作文。殊不塵埃。使之不倦。雖兢爽者。未易追也。同是行人更分首。佳句也。解后相逢意已傾。已道了劉三十一矣。

桐江詩話云。少汲宣和間。在河朔作漕日。同官陳亭伯輩唱和山字韻詩。少汲最後和成。人皆歎服。詩云。章句飄飄續小山。古風蕭瑟筆追還。海鵬共擊三千里。鐵馬同歸十二閑。功業會看鐘鼎上。聲華已在搢紳間。他年記憶憐衰老。爲報西川引一班。苕溪漁隱曰。元豐間王平甫有海鵬未擊三千里。天馬須歸十二閑之句。甚爲一時諸公所稱道。今少汲乃云。海鵬共擊三千里。鐵馬同歸十二閑。豈非剽平甫之句。但易此三字。以爲己作邪。

張芸叟

東坡云。張舜民芸叟。邠人也。通練西事。稍能詩。從高遵裕西征回中。作詩二絕。一云。靈州城下千株柳。總被官軍斫作薪。他日玉關歸去路。將何攀折贈行人。一云。青銅峽裏韋州路。十去從軍九不回。白骨似沙沙似雪。將軍莫上望鄉臺。爲轉運判官李察聞奏。得罪貶郴州監稅。

楊公濟

王直方詩話云。楊蟠。字公濟。嘗爲蓴菜詩云。休說江東春日寒。到來且覓鑑湖船。鶴生嫩頂浮新紫。龍脫香鬚帶舊涎。玉割鱸魚迎刃滑。香炊稻飯落匙圓。歸期不待秋風起。漉酒調羹任我年。時人以爲讀其詩。不必食蓴羹。然後知其味也。

後山詩話云。楊蟠金山詩云。天末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楊州。王平甫云。莊宅牙人語也。解量四至。吳

僧錢塘白塔院詩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高。余謂分界堠子語也。

王仲至

西清詩話云。王仲至召試館中。試罷作一絕題云。古才森森白玉堂。長年來此試文章。日斜奏賦長楊罷。且云。詩家語如此乃健。

王直方詩話云。有以長韻詩上王正仲者。其間一聯云。狗監新傳賦。雞林購近詩。屬對頗工。又有人以百韻詩獻晏公。公讀畢曰。眞所謂佳作。但恨卻一百一韻耳。其人歸家。數其葉果然。

崔德符

漫叟詩話云。潁昌崔鷗德符。博學能詩。嘗惠予三詩。其一潛心齋詩。雙扉掩餘香。一榻下涼幔。前人嗟不死。萬古映黃卷。時時擷英華。一一詣徵遠。鼎食姑置之。此味良不淺。止巢軒詩。我如萬斛船。歲久腰已懶。誰能逐相師。終日問手板。去謀一寸安。輒被三尺挽。憐公謝蠻觸。鼓臥旗亦偃。丈室詩。此家英妙姿。玉雪照冠冕。新詩一何似。鸞鵠見蕭散。躡屩往從之。寧復念重趼。

雪浪齋日記云。德符詩所謂食鯨老氣橫九州。廬山詩云。遙知金剎近。林表颺幡尾。滕王閣詩云。小艇元從天上來。白雲自向盃中落。潁昌富文物。崔鷗陳恬猶爲下士。

趙循道

高齋詩話云。趙企循道以長短句得名。所爲詩亦工。恨不多見。嘗記其警句云。愁從竹葉杯中去。老向菱花鏡裏來。幾夜已生蝶蝴夢。三年辜負鷓鴣班。青鏡不覽一兩日。白髮又添三四莖。苕溪漁隱曰。詩笔竹

葉杯中去老向菱花鏡裏來乃用雍熙間楊黎州詩剛腸欺竹葉衰鬢怯菱花之語也余亦嘗有一聯云愁隨竹葉消春盞喜入燈花綴夜釭大觀間循道嘗宰績溪績溪乃余桑梓之邦因此傳錄得趙循道詩多大率體格全學白樂天故句語皆平易如青燈影冷碁三戰紅火爐温酒一盃四山來不斷一水去無窮餘不及此者亦多

任子固

潘子眞詩話云任大中子固三衢人老于儒學作詩寒苦趙清獻喜之其集中有莫管流年一擲梭花前對酒且高歌命中若有終須有到底無時不奈何嘗從清逸老人游西山夜宿翠巖聯句蒼龍天矯西北來鑿破明珠成碧岫任何人架空起樓閣地靈不敢藏餘秀潘鎖窗雲重衣巾潤梳木風清肌骨透任客來一夜與僧談氣覺浩然充宇宙潘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五十三

無盡居士

雪浪齋日記云無盡會稽樓詩云天連遠水三吳闊人倚危樓萬象低又湖上青山一抹高煙中草木細如毫語甚奇壯

雪浪齋日記云予先人儀眞府君嘗於無盡席上賦詩云隔浦魚龍驚燭影近人鷗鷺慣歌聲時置席近水無盡得之大驚激賞不已

唐子西

唐子西語錄云子美詩云天欲今朝雨山歸萬古春蓋絕唱也予惠州詩亦云雨在時時黑春歸處處青又云片雲明外暗斜日雨邊晴山轉秋光曲川長暝色橫皆閑中所得句也

苕溪漁隱曰子西詩多佳句如兒餧嗔郎罷妻寒怨稾砧十年駒局促萬事燕差池脫使眞能去窮鬼自量無以致錢神此用事對屬精切者又有造語極工者如水裁偏岸直雲截亂山平破窗燈焰走凍硯筆鋒遲手香橙熟後髮脫草枯時皆清奇可愛子西尤工對屬佳句不可盡舉姑言其大概如此

韓子蒼

苕溪漁隱曰李伯時畫太一眞人臥一大蓮葉中手執書卷仰讀蕭然有物外思韓子蒼有詩題其上云太一眞人蓮葉舟脫巾露髮寒颼颼輕風爲帆浪爲檝臥看玉字浮中流中流蕩漾翠綃舞穩如龍驤萬

斛舉。不是峯頭千丈花。世間那得葉如許。龍眠畫手老入神。尺素幻出眞天人。恍然坐我水仙府。蒼煙萬頃波粼粼。玉堂學士今劉向。禁直岩嶢九天上。不須對此融心神。會植青藜夜相訪。子蒼此詩語意妙絕。眞能詠盡此畫也。

陳去非呂居仁

苕溪漁隱曰。陳去非詩平淡有工。如疎疎一簾雨。淡淡滿枝花。官裏簿書何日了。樓頭風雨見秋來。客子光陰詩卷裏。杏花消息雨聲中。呂居仁詩。清駃可愛。如樹移午影重簾靜。門閉春風十日閑。往事高低半枕夢。故人南北數行書。殘雨入簾收薄暑。破窗留月鏤微明。去非墨梅絕句云。含章簾下春風面。造化功成秋兔毫。意足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皐。後徽廟召對。稱賞此句。自此知名。仕宦亦寖顯。陳无己作王平甫文集後序云。則詩能達人矣。未見其窮也。故葛魯卿於去非簡齋集敍。遂用此語。蓋爲是也。居仁有絕句云。胡虜安知鼎重輕。指蹤元自漢公卿。襄陽耆舊惟龐老。受禪碑中無姓名。此詩有謂而作。可以意逆也。

汪彥章

桐江詩話云。程進道紹興初帥閩中。殄滅諸寇。以武庫爲止戈堂。一時諸公題詠甚多。汪彥章二詩。最爲絕唱。詩云。此老胸中百萬軍。暫勞試手大羊羣。山頭不復望廷尉。柱後何須用惠文。解帶爲城聊戲劇。賣刀買犢便耕耘。三山勝處開華屋。千載人傳舊史君。千里閩山馳騎飛。天書趣解海邊圍。異軍方逐蒼頭起。元帥徐將白羽揮。翻就鐃歌奏舉酒。收還烽火夜開扉。向來不事關兵氣。都作風光坐上歸。

苕溪漁隱曰石敏若橘林文汪彥章龍溪集今並行於世二集之詩相犯甚衆不可概舉如鳥聲應爲故人好梨雪欲將春事空山色總兼溪色好松聲長作雨聲寒負郭生涯千畝竹長年心事四愁詩千里江山漁笛晚十年燈火客氈寒日邊人去雁行斷江上秋高風葉寒天闊鳥雙下山寒人獨歸及阻風余于渡詠水品數珠次蘇養直韻寄黃元功阻風雨辟邪渡寄王仲誠客至夏夜示友人等詩皆全篇見於兩集未知果誰作邪設或此諸詩皆彥章作則橘林文中好詩本來無多子儻去此遂空冀北之羣矣夷堅志云錢塘關景仁子開爲稅官爲其下告訐郡守械之獄子開弟子東徑往會稽告急於兵部侍郎汪彥章汪爲馳書屬杭守事遂釋子開具啓謝汪未達而死子東爲致之汪書其後曰解晏子之驂昔曾伸於賢者挂徐君之劍今有感於斯文

蘇養直

東坡云屬玉雙飛水滿塘菰蒲深處浴鴛鴦白蘋滿棹歸來晚秋着蘆花一岸霜扁舟繫岸依林樾蕭蕭兩鬢吹華髮萬事不理醉復醒長占煙波弄明月此篇若置李太白集中誰疑其非者乃吾家養直所作清江曲也苕溪漁隱曰養直後湖集又有後清江曲云層波渺渺山蒼蒼輕霜隕木蓮葉黃呼兒極浦下答謝社瀆欲熟浮蛆香輕蓑浙瀝鳴秋雨日暮乘流自相語一笛清風萬事休白鳥翩翩落煙渚殊不及前篇也

謝邁

雪浪齋日記云謝邁初夏詩云挼挲蕉葉展新綠從便榴花舒小紅句雖雕刻而事甚新苕溪漁隱曰江

西宗派圖中有謝邁．恐須別有佳句．若只此一聯．固無甚高論也．

雪浪齋日記云．謝夷季江左知名士也．其詩云．平生忠義寸心赤．萬里風波雙鬢斑．其弟幼槃詩云．覓句每從山色外．發機元是鳥聲中．二人以布衣死．賈長江云．賢人無官死．不親者亦悲．信哉．苕溪漁隱曰．夷季幼槃．容或謝邁之字乎．當竢知者問之．

楊察

隱居詩話云．前輩詩．多用故事．其引用比擬．對偶親切．亦甚有可觀者．楊察謫守信州．及其去也．送行至於境上者十有二人．察於餞筵作詩以謝．皆用十二故事．其詩曰．十二天人數．今宵席客盈．位如星占野．人若月分卿．極醉巫峯倒．聯吟蜵瑶清．他年爲舜牧．協力濟蒼生．

徐忻

西清詩話云．徐忻作詩．有唐人風氣．遊劍池詩曰．劍去池空一水寒．游人到此凭欄干．年來是事消磨盡．只有青山好靜看．又和雪詩云．着衣輕有暈．入水淡無痕．

詹存中

漫叟詩話云．詹默存中．會稽人．博極羣書．文詞高古．陸農師列爲上客．元符中．在臨川作法椽．游從甚久．嘗愛其詩曰．茅屋不聞雪．紙窗宜讀書．又曰．山人誤採槍旗信．卻怪枝頭雪未消．又禱雨詩曰．下僚竊有隨車喜．遙見枝頭少女風．又送高彥應詩曰．莫似公家三十五．時來不寄一行書．皆奇作．

周明老

王直方詩話云周知微字明老爲晉州縣尉到官不數月不告於州而徑來京師人問其故云我欲求教授至京求之不得大醉一夕而卒然爲詩有可喜者如觀臨雙頭白蓮圖云君不學叔隗季隗南歸晉又不學大喬小喬東入吳一種桃根與桃葉若爲化作雙芙蕖臨淮政成有餘暇坐令華室生蕭洒鵝溪一幅萬里覓移得浙川入圖畫天空水闊江茫茫想見女英與娥皇九疑雲深蒼梧遠冰姿泣露不成妝苦心抱恨何時了香骨應甘沒秋草不如回首謝秋風分作尹邢來漢宮又上巳日寒食有句云疾風暴雨悲遊子峻嶺崇山非故鄉亦爲可賞而其狂未見其比也

的對

歸田錄云寇萊公在中書與同列戲云水底日爲天上日未有對而大年適來白事因語其對大年應聲曰眼中人是面前人一坐稱爲的對

迂叟詩話云李長吉歌天若有情天亦老人以爲奇絕無對石曼卿對月如無恨月長圓人以爲勍敵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云爲我周旋寧作我眞一好句只是難對時直方在坐應聲云只消道因郎憔悴卻羞郎

漫叟詩話云晁次膺嘗卽席贈歌舞妓云尋常自是司空慣只尺寧憂丞相嗔雅不減張杜骰子裹手之句

後山詩話云唐語曰二十四考中書令謂汾陽王也而無其對或以問平甫平甫應聲曰萬八千戶冠軍侯不惟偶對精切其貴亦相當也

苕溪漁隱曰政和間先君赴調京師館於景德寺夜步月庭中指月爲對云圓少缺多天上月同赴調者應聲戲云員多缺少部中官字雖假借不甚親切亦一時之實事彼時尚爾而況今乎

水晶宮

苕溪漁隱曰吳興謂之水晶宮不載之於圖經但吳興集刺史楊漢公九月十五夜絕句云江南地暖少嚴風九月炎涼正得中溪上玉樓樓上月清光合作水晶宮因此詩也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五十四

宋朝雜紀上

東坡云余官鳳翔見村邨壁上書此數句愛而誦之曰人間無漏仙兀兀三杯醉世上無眼禪昏昏一枕睡雖然沒交涉其奈略相似相似尚如此何況眞箇是

唐子西語錄云蜀道館舍壁間題一聯云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不知何人詩也

東坡云欲掛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卻將舊斬樓蘭劍買得黃牛教子孫余舊見此詩於關右寺壁上愛之不知其何人作也蔡寬夫詩話云是王嗣宗詩

苕溪漁隱曰余嘗於驛舍壁間見有人題云悠悠前途莫問榮枯得之本有失之本無此達者之言也又南史顧愷之云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己守道信天任運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余嘗愛其言極有理故附益於此可爲躁進者之戒

漫叟詩話云吳民載嘗和予詩有一聯云條風着野方蠶月高樹移陰又麥秋嘗記前輩詩云秋麥晨氣潤槐夏午陰清此二聯未易優劣

雪浪齋日記云予家翰林公詩云萬壑松聲山雨過一川花氣水風生極爲作者歎伏予祖湘潭公婉城詩云江涵秋潦鱸魚美岸入春風荻筍斑荆公和此詩今集中云送某如婉城者是也

詩眼云友人稱一士人詩云西出潼關客路迷一胡蘆酒一篇詩胡蘆酒盡興未盡坐看春山春盡時余

曰唐人尤用意小詩其命意與所敍述初不減長篇而促爲四句意正理盡高簡頓挫所以難耳故必有可書之事如王摩詰云西出陽關無故人故行者爲可悲而勸酒不得不飲陽關之詞不可不作若客路迷則潼關之東亦可矣且潼關之西乃通衢非有山林曲折所謂迷者果何謂邪沈存中言蕙肴烝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必相錯成文則語勢矯健太史公淳于髡傳云操一豚蹄酒一盂夫敍事猶爾所謂一胡盧酒一篇詩自有七言無此句法也或曰李白不云乎一杯一杯復一杯余曰古者豪傑之士高情遠意一寓之酒有所感發雖意於飲而飲不能自已則又飲至於三杯五斗醉倒而後已是不云爾則不能形容酒客妙處夫李白意先立故七字六相犯而語勢益健讀之不覺其長此句才疊用一字已覺其萎弱重複若不勝其長矣惟第三句若有意而語亦不工陶淵明云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矣於是模寫景物則曰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吟詠情性則曰此中有眞意欲辨已忘言於是成篇古詩猶下看春山春盡有何意味而遽成詩乎聞者皆服

隱居詩話云至和中阮逸爲王宮記室王能詩多與逸唱和逸有句曰易立泰山石難枯上林柳有言其事者朝廷方治之會逸坐他事因廢斥之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嘗曰吾鄉有一諺云富因校些子貧爲不爭多此極有理

高齋詩話云國初有名人作座右銘云避色如避讎避風如避箭莫喫空心茶少餐中夜飯有驛舍壁間題詩云逢橋須下馬遇夜莫行船此語可爲道途之戒

苕溪漁隱曰世間俚語往往極有理者如聞事莫說問事不知閑事莫管無事早歸若能踐此言豈有不

省事乎又少喫不濟事多喫濟甚事有事壞了事無事生出事若能守此戒豈復爲酒困乎

漫叟詩話云謝舉廉字民師余建中靖國中與同寓與國寺詩律尤古嘗記其有西捷口號云聖明陛下如先帝闢國謀臣似召公不遣毛嬙嬪漠北只將魏尙守雲中百年境土逡巡復萬里窠巢指顧空今日版圖非昔日玉關西有嶺名葱章端明西捷乞致仕云虎頭壯士雪髭鬚欲滅西羌更脩胡先遣檻車傳妹勒卻分裨將定天都莫年投筆眞男子得意歸田亦丈夫飽食自慚還自責一毫曾有報君無

苕溪漁隱曰劉禹他人詩句以爲己出終當敗露不可不戒如近時吳可晚春詩云小醉初醒過別村數家殘雪擁籬根枝頭有恨梅千點溪上無人月一痕亦灑落可喜余偶於一達官處見譚知柔所獻詩文一編試取閱之卽吳可之詩在焉但易其題曰晚醉口占仍改詩中三四字而已晚醉扶笻過竹村數家殘雪擁籬根風前有恨梅千點沙上無人月一痕然知柔詩文編中小詩極有可喜者今舉其尤者二絕麥隴風來翠浪浮霏微小雨似深秋野亭終日捲簾坐清樾對啼黃栗留漫郎無處覓歸田江南江北水拍天斗撽十年塵土夢秋風吹上釣魚船又詩文編中有印纍纍古風一篇與余舊所傳呂居仁詩亦有印纍纍古風一篇略不異一字未知竟誰作也

後山詩話云曹南院爲秦帥鳴氏方與舉國入寇公自出禦之戰于三都谷大敗之鳴氏遂衰其幕府獻詩云賢守新成蓋代功臨危方始見英雄三都谷路全師入十萬胡塵一戰空殺氣尙疑橫塞外捷音相繼徧寰中君王看降如綸命旌節前驅馬首紅

石林詩話云高麗自太祖後久不入貢至元豐初始遣使來朝神宗以張誠一館伴令問其復朝之意云

其國與契丹爲鄰每困契丹誅求陵藉不能堪國主王徽常誦華嚴經祈生中國一夕夢至京師備見城邑宮闕之盛覺而慕之爲詩以記曰惡業因緣近契丹一年朝貢幾多般移身忽到中華裏可惜中宵漏滴殘余大觀間伴麗人嘗見誠一語錄備載此事

遯叟詩話云大名進士耿仙芝以詩著其一聯云淺水短蕪調馬地淡雲微雨養花天爲人所稱侯鯖錄云張公庠自少能詩一絕云一年春事又成空擁鼻微吟半醉中夾道桃花新雨過馬蹄無處避殘紅苕溪漁隱曰雲齋廣錄只載此詩後兩句云是李元膺遊春詩未知孰是鄭毅夫代探花郎一絕與前詩格調殊相類今錄于此詩云嫩綠輕紅相向開一番走馬探春回青衫不管露痕濕直入亂花深處來

桐江詩話云潁昌曹緯彥文弟組彥章俱有俊才彥文釋褐即物故彥章多依棣中貴人門下一日徽廟苑中射弓左右薦至對御作射弓詞點絳脣一闋云風勁秋高頓知斗力生弓面弛分筠箭月到天心滿白羽流星飛上黃金椀胡沙雁雲邊驚散壓盡天山箭今人但知短章善謔不知其才良可惜也彥章後字元龍兄弟幼孤母王氏教養成就王氏亦能詩嘗有雪中觀妓詩云梁王宴罷下瑤臺窄窄紅靴步雪來恰似陽春三月暮楊花飛處牡丹開

苕溪漁隱曰余頃歲過湘中郵亭壁間有左鄰絕句云疊疊山腰繫冷雲疎疎雨脚弄黃昏松聲更帶溪聲急不是行人也斷魂又於苕溪道觀中壁間有鄭子覃絕句云紛紛紅雨人蒼苔密蔭新成鶯友來擬逐幽人夢蓬島一聲裂竹故驚回皆佳作也壬午歲過三衢於驛舍壁間見題一聯云不知何處雨便覺

此間涼自在無峭急之態不知何人詩也
侯鯖錄云長安北禪寺筍石鄭天休題十字云春至不擇地路傍花自開苕溪漁隱曰余有句云飛花紅千點芳草綠萬里
雪浪齋日記云李成季詩清麗然時有不工處日邊雁帶臘寒去雪底梅將春信來非不佳而末句云心緒都成一寸灰殆未工也
王直方詩話云丹陽陳輔每歲清明過金陵上冢事畢則過蔣山謁湖陰先生歲率爲常元豐辛酉癸亥兩歲訪之不遇因題一絕於門云北山松粉未飄花白下風輕麥脚斜身似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湖陰歸見其詩吟賞久之稱於荆公荆公笑曰此正戲君爲尋常百姓耳湖陰亦大笑蓋古詩云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雪浪齋日記云晁以道詩云清霜下牛斗凜然北固秋全似選詩又有謝公樽俎煙霞外庾信文章涕淚前極爲佳句
西清詩話云華州狂子張元天聖間坐累終身每託興吟詠如雪詩戰退玉龍三百萬敗鱗殘甲滿空飛詠白鷹云有心待搏月中兔更向白雲頭上飛怪譎類是後竄夏國教元昊爲邊患朝廷方厭兵時韓魏公撫陝右書生姚嗣宗獻崆峒山詩有云踏碎賀蘭石掃清西海塵布衣能辦此可惜作窮鱗顧謂僚屬曰此人若不收拾又一張元矣因表薦官之
西清詩話云家公在玉堂春日貼子云三十六宮人第一玉樓春困夢熊熊龍燭影中猶是臘鳳簫聲裏

已吹春。世傳蔣穎叔作非也。

苕溪漁隱曰。余宣和間。居泗上。於王周士處。見張仲宗詩一卷。因借錄之。後三十年於錢唐。與仲宗同館穀。初方識之。余因戲謂仲宗曰。三十年前。已識公於詩卷中。仲宗請余舉其詩。渠皆不能記。殆如隔世。反從余求之。向伯恭仲宗之舅也。仲宗有香林九詠。其間雍熙堂詩云。鼎彝勳業推元老。文采風流及後昆。家世從來耐官職。百年猶見典刑存。麥秋亭詩云。東坡喜雨事如此。吾舅名亭思不羣。不問兩岐何許秀。且看十頃卷黃雲。皆可喜也。

侯鯖錄云。崇寧初。特奏名狀元徐鹵詩曰。白髮青衫晚得官。瓊林頓覺酒腸寬。平康過盡無人問。留得宮花醒後看。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五十五

宋朝雜紀下

高齋詩話云韋子厚嘗與劉子先定有場屋之舊又頗相厚善子厚居京口子先守姑蘇以新醞洞庭春寄之子厚答詩云洞霄宮裏一閑人東府西樞老舊臣多謝姑蘇賢太守殷勤分送洞庭春其後隔闊十年子厚拜相亦不通問寄書誚其相忘遠引之意子先以詩謝曰故人天上有書來責我疎愚喚不回兩處共瞻千里月十年不寄一枝梅塵泥自與雲霄隔駑馬難追德驥才莫謂無心向門下也曾終夕望三台公得詩大喜即召爲宰屬遂遷戶部侍郎

苕溪漁隱曰余卜居苕溪日以漁釣自適因自稱苕溪漁隱臨流有屋數椽亦以此命名僧了宗善墨戲落筆瀟洒爲余作苕溪漁隱圖覽景攄懷時有鄙句皆題之左方既久益多不能盡錄聊舉其一二云溪邊短長長柳波上來來去去船鷗鳥近人渾不畏一雙飛下鏡中天秋雲漠漠煙蒼蒼蘆花初白蓮葉黃釣船盡日來往處南村北村杭稻香卷起綸竿撇櫂歸短蓑斜掩宿漁磯日高春睡無人喚撩亂楊花繞夢飛又滿江紅一闋云泛宅浮家何處好苕溪清境占雲山萬疊煙波千頃茶竈筆牀渾不用雪蓑月笛偏相稱爭不教二紀賦歸來甘幽屏紅塵事誰能省青霞志方高引任家風舵艇生涯答簪三尺鱸魚膾好胎一瓢春酒宜閑飲問此時懷抱向誰論惟箕潁

王直方詩話云王崇極之與先君同在熙河作詩送先君入京云渭城楊柳已青青強駐行人聽渭城不

問使車歸路遠。且從樽酒滿杯傾。相逢洮塞休兵後。此去秦川照眼明。若立螭頭借前箸。且教充國事春耕。先君誦於吳冲卿丞相。緣此知名。

隱居詩話云。楊文公談苑。載本朝武人多能詩。若曹翰句有曾經國難穿金甲。不爲家貧賣寶刀。劉吉甫云。一箭不中鵠。五湖歸釣魚。大年稱其佳。近世有張師正。本進士及第。換武爲遙郡防禦使。亦能詩。有昇平詞云。舊將封侯盡降王賜姓歸。又蝸角功名時不與。澗松才幹老甘休。分鹿是非皆委夢。落花貴賤不由人。他句皆類此。

苕溪漁隱曰。余舊覽倦游雜錄言。桂州左右山。皆平地拔起。竹木蓊鬱。石如黛染。陽朔縣尤奇。四面峯巒駢立。故沈水部柳。嘗題詩曰。陶潛彭澤五株柳。潘岳河陽一縣花。兩處爭如陽朔好。碧蓮峯裏住人家。余初未之信也。比歲兩次侍親赴官桂林。目覩峯巒奇怪。方知倦游雜錄所言不誣。因誦韓柳詩云。水作青羅帶。山爲碧玉簪。又云。海上羣峯似劍芒。春來處處割愁腸之句。眞能紀其實也。山谷老人謫宜州。道過桂林。亦嘗有詩云。桂嶺環城如雁蕩。平地蒼玉忽嶙峨。李成不生郭熙死。奈此百嶂千峯何。

東軒筆錄云。陶穀久在翰林。意希大用。乃俾其黨因事薦引。言穀在詞禁。宜力實多。微伺上旨。太祖笑曰。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改換詞語。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穀聞之作詩曰。官職須由生處有。文章不管用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太祖薄其怨望。遂決意不用矣。

西清詩話云。國初宋琪沈義倫。俱在黃閣。時久旱。既雨復不止。廣陌泥淖。琪厭之。謂義倫曰。可謂變成三日雨。義倫遽對云。調得一城泥。藝祖知而鄙大臣不學。楊徽之聞而抵掌曰。不意中書再生沈宋也。

東軒筆錄云彭乘爲翰林學士文章誥命尤爲可笑有邊帥乞朝覲仁宗許其候秋涼即途乘爲批答之詔曰當俟蕭蕭之候爰興靡靡之行王琪性滑稽多所侮誚及乘死也琪爲挽詞云最是蕭蕭句無人繼後風蓋爲是也

西清詩話云高英秀者吳超國人與贊寧爲詩友口給好罵滑稽每見眉目有異者必嘲短於其後人號惡喙薄徒嘗譏名人詩病云李山甫覽漢史云王莽弄來曾半破曹公將去便平沉定是破船詩李羣玉詠鷓鴣云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鈎輈格磔聲定是梵語詩羅隱云雲中雞犬劉安過月裏笙歌煬帝歸定是見鬼詩杜荀鶴云今日偶題題似着不知題後更誰題此衞子詩也不然安有四蹄贊寧笑謝而已

東軒筆錄云程師孟知洪州於府中作靜堂自愛之無日不到作詩題於石曰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長是點燈來李元規見而笑曰此乃是登溷之詩

蔡寬夫詩話云唐末五代俗流以詩自名者多好妄立格法取前人詩句爲例議論鋒出甚有師子跳擲毒龍顧尾等勢覽之每使人拊掌不已大抵皆宗賈島輩謂之賈島格而於李杜特不少假借李白女媧弄黃土搏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間濛濛若埃塵目曰調笑格以爲談笑之資杜子美冉冉谷中寺娟娟林外峯欄干更上處結締坐來重目爲病格以爲言語突兀聲勢蹇澁此豈韓退之所謂蚍蜉撼大木可笑不自量者邪

苕溪漁隱曰劉義落葉詩云返蟻難尋穴歸禽易見窠滿廊僧不厭一片俗嫌多鄭谷柳詩云半煙半雨溪橋畔間杏間桃山路中會得離人無限意千絲萬絮惹春風或戲謂此二詩乃落葉及柳謎子觀者試

一思之。方知其善謔也。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有言。世間事。忽笑爲易。惟讀王祈大夫詩。不笑爲難。祈嘗謂東坡云。有竹詩兩句。最爲得意。因誦曰。葉垂千口劍。幹聳萬條槍。坡曰。好則極好。則是十條竹竿一箇葉兒也。

東坡云。蜀人仕介郭震李畋。皆博學能詩。曉音律。相與爲莫逆之交。遊蕩不羈。禮法之士鄙之。然皆才識過人。李順之將亂。震遊成都東郊。忽賦詩云。今日出東郊。東郊無好色。青青原上草。莫放征馬食。遂走京師。上書言蜀將亂。不報。期年其言乃效。震竟不仕。介爲陝西一幕官而死。畋稍達。仕至尚書郎。震將死。其友往問之。側臥欹枕而言。其友曰。子且正身。震笑曰。此行豈可復替名哉。雖其平生詼諧之餘習。然亦足以見其臨死生不亂也。

後山詩話云。楊大年傀儡詩云。鮑老當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當。若教鮑老當筵舞。轉更郎當舞袖長。語俚而意切。相傳以爲笑。

遯齋閑覽云。李廷彥獻百韻詩于一達官。其間有句云。舍弟江南沒。家兄塞北亡。達官惻然傷之曰。不意君家凶禍重併如此。廷彥遽起自解曰。實無此事。但圖對屬親切。又許義方之妻。以端潔自許。義方嘗出經年始歸。妻曰。自君之出。惟閉門自守。義方咨歎。問何以自娛。答曰。時作小詩。以適情耳。義方欣然取詩觀之。首篇云。月夜招鄰僧閑話。

東軒筆錄云。劉攽性滑稽。喜謔玩。王汾口吃。攽嘲曰。恐是昌家。又疑非類。不見雄名。惟聞艾氣。以周昌韓非揚雄鄧艾皆吃也。又同趨朝。聞叫班聲。汾謂攽云。紫宸殿下頻呼汝。攽應聲曰。寒食原頭屢見君。各以

其名爲戲也。呂嘉問提舉市易務。三司使曾布劾其違法。王荊公惑黨人之說。反以罪三司。曾既隔下朝請而嘉問治事如故。攽聞而歎曰。豈意曾子避席望之儼然。望之嘉問字也。王平甫盛夏入館中。下馬流汗浹衣。攽見而笑曰。君眞所謂汗淋學士也。馬默爲臺官。彈攽輕薄。不當置在文館。攽曰。既云馬默。豈合驢鳴。

石林詩話云。劉貢甫天資滑稽。不能自禁。遇可諧謔。雖公卿不避。與王荊公素厚。荊公當國。亦屢謔之。雖每爲絕倒。然意終不能平也。元豐末。爲京東轉運使。貶衡州監酒。雖坐他累。議者或謂。嘗以時相姓名爲戲。惡之也。元祐初。起知襄州。淳于髡墓在其境內。嘗以詩題云。微言動相國。大笑絕冠纓。流轉有餘智。滑稽全姓名。師儒坐稅下。衡益[門]南荊贅壻不爲辱。旅墳知客卿。又有贖謝師厚善謔驛詩云。善謔知君意。何傷客武公。蓋記前事。以自解云。

王直方詩話云。壁門金闕倚天開。五見宮花落古槐。明日扁舟滄海去。卻將雲氣望蓬萊。此劉貢甫詩也。自館中出知曹州時作。舊云雲裏。荊公改作雲氣。又云。五見宮花落古槐。此詩法也。

桐江詩話云。元祐間。東平王景亮與諸仕族無成子結爲一社。純事嘲誚。士大夫無間賢愚。一經諸人之目。卽被不雅之名。當時人號曰猪嘴關。呂惠卿察訪京東。呂天資清瘦。語話之際。喜以雙手指畫。社人目之曰。說法馬留。又湊爲七字曰。說法馬留爲察訪。社中彌歲不能對。一日邵篤因上殿氛泄。出知東平。邵高鼻鬈髯。社人目之曰。湊氛獅子。仍對曰。說法馬留爲察訪。湊氛獅子作知州。惠卿銜之。諷部使者發以它事。舉社遂爲齏粉。

冷齋夜話云吾叔淵材曰平生死無所恨所恨者五事耳人間其故淵材斂目不言久之曰吾論不入時聽恐汝曹輕易之問者力請說乃答曰第一恨鱗魚多骨二恨金橘太酸三恨蕈柒性冷四恨海棠無香五恨曾子固不能作詩聞者大笑而淵材瞠目答曰諸子果輕易吾論也

隱居詩話云昨夜陰山吼賊風帳中驚起紫髯翁平明不待全師出連把金鞭打鐵驄不知何人之詩頗爲邊人傳誦有張師雄者居洛中好以甘言悅人晚年尤甚洛人目爲密翁翁會官於塞上一夕傳胡騎犯邊師雄蒼黃震恐衣皮裘兩重伏於土穴中神如癡矣秦人呼土窟爲土空遽爲無名子改前詩以嘲之曰昨夜陰山賊吼風帳中驚起密翁翁平明不待全師出連着皮裘入土空

王直方詩話云王禹錫行第十六與東坡有姻連嘗作賀知縣喜雨詩云打葉雨拳隨手重吹涼風口逐人來自以爲得意東坡見之曰十六郎作詩怎得如此不入規矩禹錫云蓋是醉中所作異日又持一大軸呈坡坡讀之云爾復醉邪

東軒筆錄云陳繹晚爲敦朴之狀時謂之熟熟顏回孔文仲舉制科庭試對策言時事有可痛哭太息者執政惡而黜之繹時爲翰林學士語於衆曰文仲狂躁眞杜園賈誼也王平甫笑曰杜園賈誼可對熟熟顏回合坐大噱繹有慙色杜園熟熟皆當時鄙語

遯齋閑覽云西頭供奉官錢昭度嘗作詠方池詩云東道主人心匠巧鑿開方石貯漣漪夜深卻被寒星照恰似仙翁一局碁有輕薄子見而笑曰此所謂一局黑全輸也蓋唐時寥凝有詠白詩云滿汀鷗不散一局黑全輸之句

漫叟詩話云。錢昭度詩二八飛泉繞齒鳴。蓋用鮑照井謎也。井謎二形二體。四支八頭。四八一八飛泉仰流。五八是四十數。昭遂使作二八。識者笑其不能用事。

後山詩話云。熙寧初。外學置官師。職簡地親。多在幕席。徐有學官。喜誶語。同府苦之。詠蠅以刺之曰。衣服有時遭點染。杯盤無日不追隨。

苕溪漁隱曰。郭忠恕嘗玩聶崇義。戲嘲之云。近貴全爲聵。攀龍卽是聾。雖然三箇耳。其奈不成聰。崇義應聲反以忠恕二字解嘲云。勿笑有三耳。全勝畜二心。陳亞蔡襄。互相嘲云。陳亞有心終是惡。蔡襄無口便成衰。近時呂擴謝暉。亦以名相嘲云。呂擴無才終入廣。謝暉不日便充軍。是知戲謔不可不謹。至於爲虐。可以爲戒。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五十六

文殊

傳燈錄云文殊問無著近離甚處著云南方殊云南方佛法如何多少著云或三百或五百著問此間如何住持殊云凡聖同居龍蛇渾雜著云多少衆殊云前三三後三三雪竇頌曰千峯盤屈色如藍誰謂文殊是對談堪笑清涼多少衆前三三與後三三

遠法師

山谷云遠法師居廬山下持律精苦過中不受蜜湯而作詩換酒飲陶彭澤送客無貴賤不過虎溪而與陸道士行過虎溪數百步大笑而別故禪月作詩云愛陶長官醉兀兀送陸道士行遲遲買酒過溪皆破戒斯何人斯師如斯故效之留陶淵明把酒椀送陸脩靜過虎溪胸次九流情似鏡人間萬事醉如泥

古靈

傳燈錄云古靈行脚回受業師問曰汝離吾在外得何事業曰並無事業遂遣執役一日因澡身命靈去垢靈乃拊背曰好所佛殿而佛不靈其師回首視之靈曰佛雖不聖且能放光其師又一日在窗下看經蜂子投窗紙求出靈覩之曰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佗故紙驢牛去其師置經問曰汝行脚遇何人吾前後見汝發言異常靈曰某甲蒙百丈和尚指箇歇處今欲報慈德耳其師於是請爲說法靈乃舉唱百丈門風曰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眞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卽如如佛其師於言

下感悟.

圓澤

甘澤謠云.唐李憕之子源.以父死王難.不仕.居洛陽惠林寺.與僧圓澤遊.一日相約遊峨嵋山.源欲泝峽.澤欲取斜谷路.源不可.曰吾已絕世事.豈可復道京師哉.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襠負甕而汲者.澤望而泣曰.吾不欲由此者.爲是也.源驚問之.澤曰婦人姓王氏.吾當爲子.孕三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既見.無可逃者.三日浴兒時.願公臨我.以一笑爲信.後十二年.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至暮.澤亡.婦乳三日.源往視之.兒見源果笑.源後適吳.赴其約.聞葛洪川畔.有牧童扣牛角而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慙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問澤公健否.答曰李公眞信士.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徧.卻回煙棹上瞿塘.遂去不知所之.東坡詩云.欲向錢塘訪圓澤.葛洪陂畔帶秋深.卽此事也.

靈徹

雪浪齋日記云.靈徹詩.僧中第一.如海月生殘夜.江春入暮年.窗風枯硯水.山雨慢琴絃.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前輩評此詩云.轉石下千仞江.

集古錄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世俗相傳以爲俚諺.慶歷中.許元爲發運使.因修江岸.得斯石於池陽江水中.始知爲靈徹詩也.

船子和尙

冷齋夜話云。華亭船子和尚有偈曰。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叢林盛傳。想見其爲人。山谷倚曲音。歌成長短句曰。一波纔動萬波隨。簑笠一鈎絲。金鱗正在深處。千尺也須垂。吞又吐。信還疑。上鈎遲。水寒江靜滿目青山。載明月歸。

參寥

冷齋夜話云。吳僧道潛。有標置。常自姑蘇歸西湖。經臨平道中。作詩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州。東坡赴官錢塘。過而見之。大稱賞。已而相尋於西湖。一見如舊相識。及坡移守東徐。漁往訪之館於逍遙堂。士大夫爭識之。東坡饌客罷。與之俱來。紅粧擁隨之。東坡遣一妓前乞詩。潛援筆而成曰。寄語巫山窈窕娘。好將魂夢惱襄王。禪心已作霑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一坐大驚。自是名聞海內。然性褊憎。凡子如仇。嘗作詩曰。去歲春風上國行。爛窺紅紫厭平生。而今眼底無姚魏。浪藥浮花懶問名。士論以此少之。道潛作詩。追法淵明。其語有逼眞處。曰。數聲柔櫓蒼茫外。何處江村人夜歸。又曰。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住翠微。時從東坡在黃州。士大夫以書抵坡曰。聞日與詩僧相從。豈非隔林彷彿聞機杼聲者乎。眞東山勝游也。坡以書示潛。誦前句。笑曰。此吾師七字師號。

高齋詩話云。東坡長短句云。村南村北響繅車。參寥詩云。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住翠微。秦少游云。菰蒲深處疑無地。忽有人家笑語聲。三詩大同小異。皆奇句也。

冷齋夜話云。參寥子言。林下人好言詩。纔見誦齊己貫休詩。便不必問。苕溪漁隱曰。余觀後山居士集。有送參寥序略云。余與之別。餘二十年。復見于此。愛其詩。讀不捨手。屬其談。挽不聽去。交相語及唐詩僧。參

寥子曰．貫休齊己．世薄其語．然以曠蕩逸羣之氣．高世之志．天下之譽王侯將相之奉．而爲石霜老師之役．終其身不去．此豈用意於詩者．工拙不足病也．則參寥前後之論．何相反如此．疑冷齋妄爲云云耳．

西清詩話云．作詩者．陶冶物情．體會光景．必貴乎自得．蓋格有高下．才有分限．不可強力至也．譬之秦武陽氣蓋全燕．見秦王．則戰掉失色．淮南王安雖爲神仙．謁帝猶輕其舉止．此豈由素習哉．余以謂少陵太白．當險阻艱難．流離困躓．意欲卑．而語未嘗不高．至於羅隱貫休．得意於偏霸．誇雄逞奇．語欲高．而意未嘗不卑．乃知天稟自然．有不能易者．

洪覺範

冷齋夜話云．余至瓊州．劉蒙叟方飲於張守之席．三鼓矣．遣急足來覓長短句．問欲敍何事．蒙叟視燭有蛾撲之不去．曰爲賦此．急足反走．持紙曰．急爲之．不然獲譴之．余口授吏書之曰．蜜燭花光清夜闌．粉衣香翅遶團圞．人猶認假爲眞實．蛾豈將燈作火看．方歎息爲遮欄．也知愛處實難拚．忽然性命隨煙焰．始覺從前被眼瞞．蒙叟醉笑首肯之．既北渡夜發海津．又贈行爲之詞曰．一段文章種性．更謫仙風韻．晝戟叢中．清香疑宴寢．落日清寒勒花信．愁似海洗光詞錦．後夜歸舟．雲濤喧醉枕．

雪浪齋日記云．洪覺範詩云．已收一雲掛龍雨．勿起千巖攬鶴風．掛龍對攬鶴．皆方言．古今人未嘗道．又云．麗句妙於天下白．高才俊似東海青．又云．文如水行川．氣如春在花．皆奇句也．

韓子蒼云．往年余宰分寧．覺範從高安來．館之雲巖寺．寺僧三百．各持一幅紙．求詩於覺範．覺範斯須立就．余見之不懌．曰．詩當少加思．豈若是容易乎．覺範笑曰．取快吾意而已．相別十年．覽其遺編．追記平生．

不覺殞淚。余欲刪去宂長。定取精深數十百首。仍爲作序。以示世人。老懶未暇也。僧中初無具詩眼者。已刻版於書肆。每以爲恨。

冷齋夜話云。予謫海外。上元椰子林中。漁火三四而已。中夜聞猿聲悽動。作詞曰。凝祥宴罷聞歌吹。畫轂走香塵。起冠壓花枝馳萬騎。馬行燈鬧。鳳樓簾卷。陸海鰲山對。當年曾看天顏醉。御盃舉。歡聲沸。時節雖同悲樂異。海風吹夢嶺猿啼月。一枕思歸淚。又有懷京師詩云。十分春瘦緣何事。一掬歸心未到家。苕溪漁隱曰。忘情絕愛。此瞿曇氏之所訓。惠洪身爲衲子。詞句有一枕思歸淚。及十分春瘦之語。豈所當然。又自載之詩話。矜衒其言。何無識之甚邪。

冷齋夜話云。陳瑩中謫合浦時。余在長沙。以書抵余。爲負華嚴經入嶺。有偈曰。大士游方興盡回。家山風月絕纖埃。杖頭多少閑田地。挑取華嚴入嶺來。余和之曰。因法相逢一笑開。俯看人世過飛埃。湘南嶺外休分別。圓寂光中共往來。又聞嶺外大雪。作二偈寄之曰。傳聞嶺外雪。厭倒千年樹。老兒拊手笑。有眼未曾覩。故應潤物材。一洗障江霧。寄語牧牛人。莫教頭角露。又曰。徧界不曾藏。處處光皎皎。開眼失蹤由。都緣太分曉。園林忽生春。萬瓦粲一笑。遙知忽凍人。未悟安心了。

冷齋夜話云。余還自朱崖。館于高安大愚山。陳瑩中自台州載其家來漳浦。過九江。愛廬山。因家焉。以書督余兼程來。余以三日至湓城。瑩中曰。自此宜可禁作詩。無益於事。余曰。敬奉教。然余兒時好食肉。母使持齋。余叩頭。乞先飯餐肉一日。母許之。今日當准食肉例。先吟兩詩。喜吾二人死而更生。如何。瑩中許焉。曰。雁蕩天台看不足。盡搬兒女寄蓬窗。往來漳水謀二頃。偶愛廬山家九江。名節適眞如醉白。生涯領略

似湘靈向來萬事都休理且聽樓鍾咽夜撞與公靈鷲曾聽法游戲人間知幾生夏口甕中藏畫像孤山月下認歌聲翳消已覺花無蔣礦盡方知珠自明數抹夕陽殘雨外一番飛絮滿江城瑩中喜而謂余曰此岐山猪肉雖美無多食後三年余客漳水見瑩中姪勝柔自九江來出詩示余曰仁者難逢思有常平居愼勿恃何妨爭先世路機關惡近後語言滋味長可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爲傷與其病後求良藥不若病前能自防余謂勝柔曰公癡叔詩如食鯽魚惟恐遭骨刺與岐山猪肉不可同日而語也

冷齋夜話云余自幷州還故里館延福寺寺前有小溪風物類斜川余兒童時戲劇之地也嘗春深獨行溪上作小詩曰小溪倚春漲攘我夜月灣新晴爲不平約束晚見還銀梭時撥刺破碎波中山整釣背落日一葉嫩紅間又嘗莫寒歸見白鳥作詩曰剩水殘山慘淡間白鷗無事小舟閑箇中着我添圖畫便是華亭落照灣魯直曰觀君詩說煙波漂渺處如陸忠州論國政字字坦夷前身非嵩師沙戶種類邪有詩其略云吾年六十子方半槁項頂螺忘歲年脫卻衲衣着簑笠來伴涪翁刺釣船余嘗對淵材誦之淵材曰此退之澄觀我欲收斂加冠巾換骨句也

冷齋夜話云衡州花光仁老以墨爲梅花魯直觀之歎曰如嫩寒春曉行孤山籬落間但欠香耳余因爲賦長短句曰碧瓦籠晴香霧繞水殿西偏小駐聞啼鳥風度女墻吹語笑南枝破臘應開了道骨不凡江瘴曉春色通靈髣髴得花重少抱甕釀寒春杳杳譙門畫角催殘照又曰入骨風流國色透塵種性眞香爲誰風鬢宛新粧半樹入村春暗雪壓枝低籬落月高影動池塘高情數筆寄微茫小寢初開霧帳前蝶戀花後西江月也

冷齋夜話云魯直使予對句曰呵鏡雲遮月對曰啼粧露着花魯直罪予於詩深刻見骨不務含蓄予竟不曉此論

冷齋夜話云余住臨川景德寺與謝無逸輩昇閣得禪月所畫十八應供像甚奇而失第五軸予口占嘲之曰十八聲聞解垂根少叢林漢亂山門不知何處羅齋去不見雲堂第五尊明日有女子來拜敍曰兒南營兵妻也寡而食素夜夢一僧來言曰我北景德僧因行失隊煩相引歸寺可乎既覺而鄰家邀飯入其門見壁間有畫異僧形狀了然夢中所見也時朱世英守臨川異之使迎還閣藏之

石林詩話云元豐間嘗久旱不雨裕陵禁中齋禱甚力一夕夢有僧乘馬馳空中口吐雲霧既覺而雨大作翌日中貴人道夢中所見物色於相國寺三門五百羅漢中至第十三尊略髣髴卽迎入內觀之正所夢也王丞相禹玉作喜雨詩云良宵爲霖幸宿望神僧吐霧應精求元參厚之云仙驥繡雲穿仗下佛花吹雨市天飛蓋記此事相國寺羅漢本江南李氏時物在廬山東林寺曹翰下江州盡取其城中金帛寶貨連百餘舟私盜以歸無以爲名乃取羅漢每舟載十許尊獻之詔因賜相國寺當時謂之押綱羅漢

王梵志

山谷云王梵志詩云梵志翻著韈人皆道是錯乍可刺你眼不可隱我脚一切衆生顚倒類皆如此乃知梵志是太修行人也昔茅容季偉田家子爾殺雞飯其母而以草具飯郭林宗林宗起拜之因勸使就學遂爲四海名士此翻着韈法也今人以珍饌奉客以草具奉其親涉世合義則與已不合義則稱親萬世同流皆季偉之罪人也

山谷云王梵志詩云城外土饅頭餡草在城裏一人喫一箇莫嫌沒滋味已且爲土饅頭尙誰食之今改預先着酒澆使教有滋味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五十七

雪竇

苕溪漁隱曰雪竇顯禪師嘗作偈云三分光陰二早過靈臺一點不揩磨貪生逐日區區去喚不回頭爭奈何世人貪着愛境以妄爲眞迷而弗返讀此偈者宜如何哉

贊元

僧寶傳云王荆公丁家艱閱內典於蔣山與贊元禪師遊從如昆弟公嘗問祖師意旨元不答公益扣之元曰公般若有鄣三有近道之質一更兩生來恐純熟公曰願聞其說元曰公世緣深懷經濟之志用舍不能必心未平又多怒而學問尚理於道爲所知愚此其三也特視利名如脫髮甘澹薄如頭陁此爲近道且當以教乘滋茂之可也公再拜受教元爲人閒靖寡言客來無貴賤寒温外無別語公後罷相居定林稍覺煩動即造元相向默坐終日而去有詩題覺海方丈贈之云往來城府住山林諸法翛然但一音不與物違眞道廣每隨緣起自禪深舌根已淨誰能壞足跡如空我得尋歲晚北窗聊寄傲蒲萄零落半牀陰人以爲實錄

了元

僧寶傳云東坡元豐末年得請歸耕陽羨舟次瓜步以書抵金山了元禪師曰不必出山當學趙州上等接人元得書徑來東坡迎笑問之元以偈爲獻曰趙州當日少謙光不出三門見趙王爭似金山無量相

大千都是一禪牀東坡拊掌稱善

秀老

冷齋夜話云法雲秀老關西人面目嚴冷能以禮折人李伯時畫馬東坡第其筆當不減韓幹都城黃金易致而伯時畫不可得師讓之曰伯時士大夫而以畫馬之名行已可恥矧又畫馬人誇以爲得妙入馬腹中亦足可懼伯時大驚不自知身去坐榻曰今當何以洗其過師勸畫觀音像以贖其罪黃魯直作豔語人爭傳之秀呵曰翰墨之妙甘施於此乎魯直笑曰又當置我於馬腹中邪秀曰公豔語蕩天下淫心不止於馬腹中正恐生泥犁耳魯直領應之故一時公卿伏師之善巧也苕溪漁隱曰余讀魯直所作晏叔原小山集序云余少時閒作樂府以使酒玩世道人法秀獨罪余以筆墨勸淫於我法中當下犁舌之獄特未見叔原之作邪觀魯直此語似有憾於法秀不若伯時之能伏善也

蔡寬夫詩話云今世所藏韓幹畫馬多分其騶爲三莫曉何意惟白樂天春深學士家詩云鳳書裁五色馬鬣翦三花唐學士例借飛龍廐馬則應是時國馬皆如此也李伯時喜學韓幹畫每不知三騶之意常難於下筆有得樂天詩者先爲誦之而不言所出伯時力請之乃使爲盡工作數馬始以集示之云

惠詮

冷齋夜話云東吳僧惠詮徉狂垢汚而詩語清婉嘗書湖上一山寺壁曰落日寒蟬鳴獨歸林下寺柴扉夜未掩片月隨行屨惟聞犬吠聲更入青蘿去東坡一見爲和其後曰但聞煙外鐘不見煙中寺幽人行未已草露濕芒屨惟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詮竟以此詩知名

清順

冷齋夜話云西湖僧清順。頗然清苦。多佳句。嘗賦千竹詩曰。城中寸土如寸金。幽軒種竹只十箇。春風愼勿長兒孫。穿我堦前綠苔破。又有久服林下遊。頗識林下趣。從渠綠陰繁不礙清風度。閑行石上眠。落葉不知數。一鳥忽飛來。啼破幽絕處。荊公遊湖上。愛之。乃稱揚其名。坡晚年亦與之游。甚多酬唱。

僧詩無蔬筍氣

西清詩話云。東坡言。僧詩要無蔬筍氣。固詩人龜鑑。今時慢解。便作世網中語。殊不知本分家風。水邊林下氣象。蓋不可無。若盡洗去清拔之韻。使與俗同科。又何足尚。齊己云。春深游寺客。花落閉門僧。惠崇云。曉風飄磬遠。暮雪入廊深。之句。華實相副。顧非佳句邪。天聖間。閩僧可士。有送僧詩云。一鉢卽生涯。隨緣度歲華。是山皆有寺。何處不爲家。笠重吳天雪。鞋香楚地花。他年訪禪室。寧憚路岐賒。亦非食肉者能到也。

冷齋夜話云。大覺懷璉。禪學外。工詩。荊公與之游。嘗以其詩示歐公。曰。此道人作肝臟饅頭也。荊公不悟其戲。問其意。歐公曰。是中無一點葷氣。璉蒙仁廟賞識。留住東京淨因禪院甚久。嘗作詩進呈。乞還山林曰。千簇雲山萬壑流。閑身歸老此峯頭。殷勤願祝如天壽。一炷清香滿石樓。又曰。堯仁況是如天闊。乞與孤雲自在飛。

石林詩話云。唐詩僧中葉以後。其名字班班爲時所稱者甚多。然詩皆不傳。如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數聯。僅見文士所錄而已。陵遲至貫休齊己之徒。其詩雖存。然無足言矣。中間雖皎然最爲傑出。故其詩

十卷獨全。亦無甚過人處。近世僧學詩者極多。皆無超然自得之氣。往往反拾掇模倣士大夫所殘棄。又自作一種體格律尤凡俗。世謂之酸餡氣。子瞻贈惠通詩云。語帶煙霞從古少。氣含蔬筍到公無。嘗語人曰。頗解蔬筍語否。爲無酸餡氣也。聞者無不皆笑。

戲詞

冷齋夜話云。東坡鎮錢塘。無日不在西湖。嘗攜妓謁大通禪師。慍形於色。東坡作長短句。令妓歌之曰。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借君拍板與門槌。我也逢場作戲莫相疑。溪女方偸眼。山僧莫皺眉。卻嫌彌勒下生遲。不見阿婆三五少年時。時有僧仲殊。在蘇州。聞而和之曰。解舞清平樂。如今說向誰。紅爐片雪上鉗鎚。打就金毛獅子也堪疑。木女明開眼。泥人暗皺眉。蟠桃已是着花遲。不向春風一笑待何時。

蒸豚詩

東坡云。王中令既平蜀。捕逐餘寇。與部隊相遠。飢甚。入一村寺中。主僧醉甚。箕踞。公怒欲斬之。僧應對不懼。公奇而赦之。問求蔬食。僧曰有肉無蔬。公益奇之。餽以蒸猪頭。食之甚美。公喜問僧。止能飲酒食肉邪。爲有他技也。僧自言能爲詩。公令賦蒸豚詩。操筆立成云。髯長毛短淺含膿。久向山中食藥苗。蒸處已將蕉葉裹。熟時兼用杏漿澆。紅鮮雅稱金盤飣。軟熟眞堪玉筯挑。若把氈根來比並。氈根自合喫藤條。公大喜。與紫衣師號。

湯泉詩

冷齋夜話云。福州僧可遵。好作詩。暴所長以蓋人。叢林貌禮。而心不然之。嘗題詩湯泉壁間。東坡遊廬山

偶見爲和之。遵曰。禪庭誰作石龍頭。龍口湯泉沸不休。直待衆生塵垢盡。我方清冷渾常流。東坡曰。石龍有口口無根。龍口湯泉自吐吞。若信衆生本無垢。此泉何處有寒温。遵自是愈自矜伐。客金陵。佛印元公自京師還過焉。遵作詩贈之曰。上國歸來路幾千。渾身猶帶御爐煙。鳳凰山下敲蓬戶。驚起山翁白晝眠。元戲答曰。打睡禪和萬萬千。夢中趨利走如煙。勸君抖擻修禪定。老覺如蠶已再眠。元詩雖少醞藉。亦一時快之。

夏雲詩

冷齋夜話云。章子厚謫海康。過貴州南山寺。寺有老僧。名奉忠。蜀人也。自眉山來。欲渡海見東坡。不及。因病於此寺。子厚宿山中。邀與飲。忠欣然從之。又以蒸蛇勸食之。忠舉筯啖之無所疑。子厚曰。子奉佛戒。乃食蒸蛇何哉。忠曰。相公愛人以德。何必見誚。已而倚檻看層雲。子厚曰。夏雲多奇峯。眞善此類。忠曰。曾記夏雲詩甚奇。子厚使誦之。忠曰。如峯如火復如綿。飛過微陰落檻前。天地生靈乾欲死。不成霖雨謾遮天。

緇黃雜記

蔡寬夫詩話云。唐搢紳自浮屠易業者頗多。劉禹錫答廖參謀初服已驚白髮長。高情猶向碧雲深。李義山呈令狐相公詩曰。白足禪僧思敗道。青袍御史欲休官。以指其座中人。皆顯言之。蓋當時自不以爲諱。近世言還俗雖里民且恥之也。

冷齋夜話云。太祖將問罪江南。李後主用謀臣欲拒王師。法眼禪師觀牡丹於大山。作偈諷之云。擁毳對芳叢。由來趣不同。妍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豔冶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後主不

悟王師旋渡江.

侯鯖錄云錢氏時有還鄉和尚每唱曰還鄉寂寂杳無蹤不挂征帆水陸通踏得故鄉田地穩更無南北與西東或問其說曰明年大家都去果有納土之應.

洪駒父詩話云王荊公書一絕句於壁間云竹裏編茅倚石根竹莖疎處見前村閑眠盡日無人到自有清風爲掃門蓋詩僧贊忠詩也.

雪浪齋日記云高子勉喜吳僧聞復詩枇杷花發天欲雪黃雀不飛枝上寒以謂冬間難得花余舉示子和子和曰黃雀不飛枝上寒佳句也.

西清詩話云近時詩僧祖可被惡疾人號癩可善權老亦能詩人物清癯人目爲瘦權可得之雄爽權得之清淡可詩如清霜搴木落盡見西山秋又谷口未斜日數峯生夕陰皆佳句也.

古今詩話云南方浮圖能詩者多士大夫鮮有汲引多汨沒不顯福州僧有詩百餘篇其中佳句如虹收千嶂雨潮展半江天不減古人也苕溪漁隱曰此一聯乃體李義山詩虹收青嶂雨鳥沒夕陽天所謂屋下架屋者非不經人道語不足貴也.

東坡云余謫黃州休馬于逆旅祁宗祥家見壁上有幅紙題詩云滿院秋光濃欲滴老僧倚杖青松側只怪高聲問不應瞋今踏破蒼苔色其後題云溠水僧寶曆宗祥謂余此光黃間狂僧也年百三十死於熙寧十年既死人有見之者.

冷齋夜話云鄧峯永庵主南禪師法子也初未嘗問法南公所至處輒隨之魯直聞其風而悅之恨不及

識。有嗣慶者事永甚久。卽以慶主黃龍。魯直爲作疏語。特奇峻。叢林於慶改觀。及見之與語多解體又嗣法南公。魯直過永舊庵。題其壁曰。奪得胡兒馬便休。休嗟李廣不封侯。當年射得南山虎。今日看來是石頭。

隱居詩話云。歐陽文忠公詩話載。宋朝詩僧九人。時號九僧詩。其間惠崇尤多佳句。有百句圖。刊石於長安。甚有可喜者。嘉祐熙寧間。吳僧文瑩尤能詩。其辭句飄逸。尤長古風。其可喜者。不可槩舉。有渚宮集兩卷。鄭獬爲之序。行於世。可見也。

雪浪齋日記云。唐僧棲蟾。題豫章邑中云。楚樹七回彫茂葉。江人三至宿秋風。蟾蜍竹老搖疎白。菡萏池乾滴碎紅。當時諸人皆和此詩。又一僧題豫章云。古木疑撑月。危峯欲墮江。亦佳句也。

侯鯖錄云。圓通禪師法秀。立身峻潔。不肯出世。作頌曰。誰能一日三梳頭。撮得鬠根牢便休。大抵是他肌骨好。不搽紅粉也風流。

冷齋夜話云。雪峯悅禪師。明眼尊宿。叢林敬畏。與興化銑和尚友善。銑城居三十年。老矣。猶迎送不已。悅常誡之曰。公向不袖手林下去。尚此忍垢乎。郡僚愛銑者多。不果脫。一日送大官出郊。墮馬損臂。呻吟月餘。以書哀訴於悅。悅恨其不聽言。作偈戲之曰。大悲菩薩一千手。大丈夫兒誰不有。與化和尚折一臂。尚餘九百九十九。

正法眼藏。雲張拙秀才。參石霜。霜問先輩何姓。曰拙姓張。霜曰。覓巧了不可得。拙自何來。張於言下有省。乃述頌云。光明寂照徧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斷除煩惱重增病。趣

向眞如總是邪。隨順衆緣無罣礙。涅槃生死是空花。

東坡云。芝上人爲余言。有節度判官朱炎學禪久之。忽於楞嚴經若有得者。問講僧義注[闕]云。此身未死。此心何在。炎良久以偈答曰。四大不須先後覺。六根還向用時空。難將語默呈師也。只在尋常語默中。師可之。炎後竟坐化。眞唐時人也。

漫叟詩話云。饒節字德操。棄儒出家後。有詩寄呂居仁云。向來相約濟時功。大似頻伽餉遠空。我已定交木上座。君猶求舊管城公。文章不奈百年老。世事能排雙頰紅。擬借夜窗三四刻。共君趺坐說幡風。楞嚴經云。譬如人以頻伽瓶。貯遠空以餉他國。

東坡云。眉山道士李伯祥。好爲詩。格亦不高。往往有奇語。如夜過修竹寺。醉打老僧門之句。亦可愛也。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五十八

回仙

東坡云回先生過湖州東林沈氏飲醉以石榴皮書其家東老庵之壁云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東老沈氏之老自謂也余次其韻云世俗何知貧是病神仙可學道之餘但知白酒留佳客不問黃公覓素書符離道士晨興際華岳先生屍解餘忽見黃庭丹篆句猶傳青紙小朱書淒涼雨露三年後髣髴塵埃數字餘至用榴皮緣底事中書君豈不中書

山谷云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黃塵車馬道獨清閑自然爐鼎虎繞與龍盤九轉丹砂就琴心三疊藥珠看舞胎仙便萬釘寶帶貂蟬富貴欲薰天黃糧炊未熟夢驚殘是非海裏直道作人難袖手江南去白蘋紅蓼再游溢浦廬山住三十年有人書此曲於州東茶圈酒肆之柱間或愛其文指趣而不能歌也中間樂工或按而歌之輒以俚語竄入聊然有市井氣不類神仙中人語也十年前有醉道士歌此曲廣陵市上童兒和之乃合其故時語此道士去後乃以物色迹逐之知其爲呂洞賓也苕溪漁隱曰近時吳江長橋垂虹亭屋山壁上草書一詞人亦爲呂仙作其果然邪詞曰蜚梁歌水虹影清光曉橘里漁鄉半烟草看來今往古物是人非天地裏惟有江山不老雨衣風帽四海誰知道一劍橫空幾番到按玉龍嘶未斷月冷波寒歸去也琳宇洞天無鑰指雲屏烟嶂是吾廬但滿地蒼苔年年不掃

西清詩話云鍾弱翁帥平源一方士通謁從牧童牽黃犢立於庭下弱翁異之指牧童曰道人頗能賦此

乎笑曰不煩我語是兒能之牧童乃操筆大書云草鋪橫野六七里笛弄晚風三兩聲歸來飽飯黃昏後不脫簑衣臥月明既去郡人見方士擔兩大甕長歌出郭迹之不見兩甕乃二口豈洞賓邪

東軒筆錄云潭州士人夏鈞罷官過永州謁何仙姑而問曰世人多言呂先生今安在何笑曰今日在潭州興化寺設齋鈞專記之到潭日首於興化寺取齋簿視之果其日有華州回客設供頃年滕宗亮謫守巴陵郡有華州回道士上謁風骨聳秀神宇清邁滕知其異口占一詩贈之曰華州回道士來到岳陽城別我遊何處秋空一劍橫回聞之憮然大笑而別莫知所之

神仙雜記

今是堂手錄云太學體遠齋饒州人嘗同遊一道士道士本里人化去已多年一日來客位相訪約同人請假歸齋假簿中有詩一絕乃道士所書也詩云相別來來一百秋幻泡重作故人遊紫泥白雪尋常事何苦人間詩不休

東坡云虔州布衣賴仙芝言運州有黃損僕射者五代時人僕射蓋事南漢未老退歸一日忽遁去莫知其存亡子孫畫像事之凡三十二年復歸坐阼階上呼家人其子適不在孫出見之索筆書壁上云一別人間歲月多歸來人事已消磨惟有門前鑑池水春風不改舊時波投筆竟去不可留子歸問其狀貌孫云甚似影室老人也運人相傳如此後頗有仕進者

王直方詩話云張嘉甫言余少見人誦一詩云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不知何人作後過毘陵汪逋家出所藏晉水部賀公手書乃知此詩賀作

西清詩話云張亶熙寧中夢行入空中聞天風海濤聲振林木徐見海中樓闕金碧瓊瑤琅玕者數百人揖亶出紙請賦詩細視筆硯皆碧玉色且戒之曰此間文章要似隱起鸞鳳當與織女機杼分巧過是乃人間語耳亶成一絕句云天風吹散赤城霞染出連雲萬樹花誤入醉鄉迷去路傍人應笑忘還家有仙人曰子詩佳絕未免近凡酌酒一杯極甘寒忽覺身墮萬仞山而寤

西清詩話云近有人游羅浮留宿巖谷間中夜見一人身無衣而紺毛覆體意必仙也乃再拜問道其人了不顧但長嘯數聲響振林木歌詩云雲來萬嶺動雲去天一色長嘯兩三聲空山秋月白

東坡云竇嚞者潘谷余不識其人然聞其所爲非市井人也墨既精妙而價不二士或不持錢求墨不計多少與之此豈徒然者哉余嘗與詩云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仙一日盡取欠墨錢券焚之飲酒三日發狂浪走遂赴井死人下視之盍跌坐井中手尙持數珠也見張元明說如此

西清詩話云范致虛居方城有高士館於家自言昔乃白髮社翁遇師授以神藥今年踰下壽顏渥如丹有孺子色既久告歸留一絕末句云莫訝杖藜歸去早舊山閑卻一溪雲

冷齋夜話云劉跛子者青州人也拄一枴每歲必一至洛中看花館范家園春盡卽還京師爲人談噱有味范家子弟多狎戲之有大范者見之卽與二十四金曰跛子喫半角小范者卽與一金喫椀羹於是以詩謝伯仲曰大范見時二十四小范見時喫椀羹人生四海皆兄弟酒肉林中過一生張丞相召自荆湖時跛子與客飲市橋客聞車騎過甚盛起觀之跛子挽其衣使且飲作詩曰遷客湖湘召赴京輪蹄迎送一何榮爭如與子市橋飲且免人間寵辱驚陳瑩中甚愛之作長短句贈之曰槁木形骸浮雲身世一年

兩到京華。又還乘興。閑看洛陽花。開道輦紅最好。春歸後。終委泥沙。忘言處。花開花謝。不似我生涯。年華。留不住。飢飡困寢。觸處爲家。這一輪明月。本自無瑕。隨分多裘夏葛。都不會。赤水黃芽。誰知我。春風一枌。談笑有丹砂。余政和春見於興國寺。以詩戲之曰。相逢一枌大梁間。妙語時時見一班。我欲從公蓬島去。爛銀坑裏看青山。予姻家許中復之內。乃趙槩參政之孫。云我十許時。見劉跋子來。覓酒飲。笑語而去。計其壽百四五十許。嘗館于京師新門張婆店三十年。日坐相國寺東書邸中。人無識之者。

隱居詩話云。葛稚川神仙傳載王方平麻姑降蔡經家。方平謂曰。不見姑已百年矣。擘麟脯行酒。而蔡經竊視麻姑手如鳥爪。心念曰。背痒時正可爬背。方在念。而方平已知。責經曰。麻姑神人。汝何忽謂其手可爬背。於是鞭經背。皇祐中。江西有一事。正類此。或題麻姑壇記。以嘲之曰。五百年來別恨多。東征重得見青蛾。擘麟方擬窮歡喜。不奈閑人背痒何。

東坡云。心事數莖白髮生。涯一片青山。空林有雪相待。野路無人自還。李王好書神仙隱遁之詞。豈非遭罹多故。欲脫世網而不得者邪。

夷堅志云。陳東靖康間嘗飲於京師酒樓。有娼打坐而歌者。東不顧。乃去。倚闌獨立。歌望江南詞。音調清越。東不覺傾聽。視其衣服。皆故弊。時以手揭衣爬搔肌膚。綽約如雪。乃復呼使前再歌之。其詞曰。闌干曲。紅鬣繡簾旌。花嫩不禁纖手捻。被風吹去意還驚。眉黛蹙山青。鏗鐵板。閑引步虛聲。塵世無人知此曲。卻騎黃鶴上瑤京。風冷月華清。東問何人製。曰上清蔡眞人詞也。歌罷。得數錢。卽下樓。亟遣僕追之。已失矣。

鬼詩

東坡云寇元弼言去年春徐州通判李陶有子年十七八素不善作詩忽詠落花詩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同研光帽一曲舞山香父驚問之若有物憑者自云是謝中舍問研光帽事云西王母宴羣仙有舞者戴研光帽簪花舞山香一曲未終花皆落去

侯鯖錄云李眞言字希古嘗夢至一宮殿有數百妓拋毬人唱一詩覺而記三首云侍宴黃昏未肯休玉堦夜色月如流朝來自覺承恩最笑倩傍人認繡毬隋家宮殿鎖清秋曾見嬪娟戲繡毬金鑰玉簫俱寂寂一天明月照高樓堪恨隋家幾帝王舞腰按盡繡鴛鴦如今重到拋毬處不是金爐舊日香古今詩話中載此詩只有一首不及此詩備故盡錄之

洪駒父詩話云西陽雜俎載鬼詩兩篇山谷喜道之其一曰長安女兒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彎渾忘卻娥眉空帶九秋霜其二曰流水涓涓芹努芽織烏雙飛客還家荒村無人作寒食殯宮空對棠梨花

東坡云春草萋萋春水綠野棠開盡飄香玉繡嶺宮前白髮人猶唱開元太平曲忽然湖上片雲飛不覺舟中雨濕衣折得荷花渾忘卻空將荷葉蓋頭歸浦口潮來初渺漫蓮舟溶漾採花難芳心不愜空歸去會待潮回再摘看爺娘送我青楓根不記青楓幾迴落當時手刺衣上花今日爲灰不堪著惆悵金泥撲蝶裙春來猶見伴行雲不教布施剛留得恰似知逢李少君卜得上峽日秋江風浪多巴陵一夜雨腸斷木蘭歌余與魯直壽朋天啓會於伯時齋舍此一卷皆仙鬼作或夢中所作也又記太平廣記中有人爲鬼物所引入墟墓皆華屋洞戶忽爲劫墓者所驚出遂失所見但云芫花半落松風晚清吾每愛此兩句

漫叟詩話云東坡作虔州八境詩云山中木客解吟詩十道四蕃志記虔州上洛山有木客鬼與人交甚信未嘗言能作詩也後得續法帖記木客詩云酒盡君莫沽壺傾我當發城市多囂塵還山弄明月方知得句之因徐鉉謂鄱陽山中有木客自言秦時造阿房宮採木者豈鉉未嘗見十道四蕃志邪

王直方詩話云明月清風良宵會同星河易翻歡娛不終綠樽翠杓爲君斟酌今夕不飲何時歡樂此廣記所載鬼詩也山谷云當是鬼中曹子建所作翰林蘇公以爲然又一篇云玉戶金釭願陪君王邯鄲宮中金石絲簧鄭女衞姬左右成行綾綺繽紛翠眉紅粧王歡轉盼爲王歌舞願得君歡長無災苦蘇公以爲邯鄲宮中金石絲簧此兩句不惟人少作而知之者亦極難得耳醉中爲余書此張文潛見坡谷論說鬼詩忽曰舊時鬼作人語如今人作鬼語二公大笑

樹萱錄云番禺鄭僕射嘗游湘中宿于驛樓夜遇女子誦詩云紅樹醉秋色碧溪彈夜弦佳期不可再風雨杳如年頃刻不見

秦少游云寶應民有嫁娶會客者酒半客一人徑起出門主人追之客若醉甚將赴水者主人急持之客曰婦人以詩招我其詞曰長橋直下有蘭舟破月衝烟任意游金玉滿堂何所用爭如年少去來休倉黃就之不知其爲水也然客竟亦無他事

樹萱錄云蔡確嘗遊曇上白蘋洲見碧水女子攜手吟咏一篇云碧水色堪染白蓮香正濃分飛俱有限此別幾時逢藕隱玲瓏玉花藏縹緲容何當假雙翼聲影暫相從確逐之化爲翡翠飛去

侯鯖錄云長安南山下一書生作小圃蒔花木一日有金犢車從數女奴皆豔麗下飲於庭邀生同坐甚

款洽將別出小碧牋題詩曰相思無路莫相思風裏楊花只片時惆悵深閨獨歸處曉鶯啼斷綠楊枝冷齋夜話云魯直自黔安出峽登荊州江亭柱間有詞曰簾卷曲闌獨倚江展暮天無際淚眼不曾晴家在吳頭楚尾數點雪花亂委撲撩沙鷗調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五十九

長短句

後山詩話云。吳越後王來朝。太祖爲置宴。出內妓彈琵琶。王獻詞曰。金鳳欲飛遭掣搦。情脈脈。看卽玉欄雲雨隔。太祖起拊其背曰。誓不殺錢王。

漫叟詩話云。前人評杜詩云。紅豆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若云鸚鵡啄殘紅豆粒。鳳凰棲老碧梧枝。便不是好句。余謂詞曲亦然。李景有曲手捲眞珠上玉鈎。或改爲珠簾。舒信道有曲云十年馬上春如夢。或改云如春夢。非所謂遇知音。

西清詩話云。南唐後主。圍城中作長短句。未就而城破。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金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曲欄金箔。惆悵卷金泥。門巷寂寥人去後。望殘煙草低迷。余嘗見殘纂點。染晦昧。心方危窘。不在書耳。

藝祖云。李煜若以作詩工夫治國事。豈爲吾虜也。苕溪漁隱曰。余觀太祖實錄。及三朝正史云。開寶七年十月。詔曹彬潘美等。率師伐江南。八年十一月。拔昇州。今後主詞乃詠春景。決非十一月城破時作。西清詩話云。後主作長短句未就而城破。其言非也。然王師圍金陵凡一年。後主於圍城中春間作此詩。則不可知。是時其心豈不危窘。於此言之。乃可也。

東坡云。李後主詞云。三十餘年家國。數千里地山河。幾曾慣見干戈。一旦歸爲臣虜。沈腰潘鬢消磨。最是蒼惶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後主旣爲樊若水所賣。舉國與人。故當慟哭於九廟之外。謝

其民而後行。顧乃揮淚宮娥。聽教坊離曲哉。

西清詩話云。南唐李後主歸朝後。每懷江國。且念嬪妾散落。鬱鬱不自聊。嘗作長短句云。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暖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餉貪歡。獨自莫凭欄。無限關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何處也。天上人間。合思悽惋。未幾下世。

雪浪齋日記云。荆公問山谷云。作小詞。曾看李後主詞否。云曾看。荆公云何處最好。山谷以一江春水向東流爲對。荆公云未若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又細雨溼流光最好。

後山詩話云。柳三變游東都。南北二巷。作新樂府。骫骳從俗。天下詠之。遂傳禁中。宋仁宗頗好其詞。每對酒必使侍妓歌之。再三。三變聞之。作宮詞。號醉蓬萊。因內官達後宮。且求其助。後仁宗聞而覺之。自是不復歌此詞矣。會改京官。乃以無行黜之。後改名永。仕至屯田員外郎。苕溪漁隱曰。先君嘗云。柳詞鶯山綵蓬萊島當云綵縮坡詞低綺戶當云窺綺戶二字既改。其詞益佳。

後山詩話云。武才人出慶壽宮。色冠後庭。裕陵得之。會教坊獻新聲。爲作詞。號瑤臺第一層。

夷堅志云。孫洙字巨源。元豐間。爲翰苑名重一時。李端愿太尉。世戚里。折節交搢紳間。而孫往來尤數。會一日。鎖院宣召者至其家。則已出。數十輩蹤跡之。得於李氏。時李新納妾。能琵琶。孫飲不肯去。而迫於宣命。李不敢留。遂入院。已二鼓矣。草二制罷。復作長短句。寄恨恨之意。遲明遣示李。其詞曰。樓頭尚有三通鼓。何須抵死催人去。上馬苦匆匆。琵琶曲未終。回頭凝望處。那更廉纖雨。漫道玉爲堂。玉堂今夜長。

雪浪齋日記云。晏叔原工小詞。如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不愧六朝宮掖體。荆公小詞云。採

盡一水蓼花草寂寞小橋千嶂抱人不到柴門自有清風掃略無塵士思山谷小詞云春未透花枝瘦正是愁時候極爲學者所稱賞味秦湛處度嘗有小詞云春透水波明寒峭花枝瘦蓋法山谷也苕溪漁隱曰賈耘老舊有水閣在苕溪之上景物清曠東坡作守時屢過之題詩畫竹於壁間沈會宗又爲賦小詞云景物因人成勝槩滿目更無塵可礙等閑簾幕小欄干衣未解心先快明月清風如有待誰信門前車馬隘別是人間閑世界坐中無物不清涼山一帶水一派流水白雲長自在其後水閣屢易主今已摧毀久矣遺址正與余水閣相近同在一岸景物悉如會宗之詞故余嘗有鄙句云三間小閣賈耘老一首佳詞沈會宗無限當時好風月如今總屬續溪翁蓋謂此也

苕溪漁隱曰元豐間都人李嬰調靳水縣令作滿江紅一曲往黃州上東坡東坡甚喜之其詞云荊楚風煙寂寞近中秋時候露下冷蘭英將謝葦花初秀歸燕殷勤辭巷陌鳴蛩淒楚來窗牖又誰念江邊有神仙飄零久橫琴膝攜笻手曠望眼閑吟口任紛紛萬事到頭何有君不見凌煙冠劍客何人氣貌長依舊歸去來一曲爲君吟爲君壽

漫叟詩話云古樂府詩云今世襱襹子觸熱向人家襱襹集韻解之云不曉事余素畏熱乃知人觸熱來人家其謂不曉事宜矣嘗愛王逐客作夏詞送將歸不用浮瓜沉李等事而天然有塵外涼思其詞云百尺清泉聲陸續映蕭洒碧梧翠竹面千步回廊重重簾幕小枕欹寒玉試展鮫綃看畫軸見一片瀟湘凝綠待玉漏穿花銀河垂地月上欄干曲此語非觸熱者之所知也苕溪漁隱曰余嘗愛李太白夏日山中詩脫巾挂石壁露頂洒松風其清涼可想也

苕溪漁隱曰曾端伯愷編樂府雅詞以秋月詞念奴嬌爲徐師川作梅詞點絳脣爲洪覺範作皆誤也秋月詞乃李漢老梅詞乃孫和仲和仲卽正言諤之子也又世傳江城子青玉案二詞皆東坡所作然西清詩話謂江城子乃葉少蘊作桐江詩話謂青玉案乃姚進道作四詞皆佳今併錄之念奴嬌詞云素光練淨映秋山隱隱脩眉橫綠鵾鵲樓高天似水碧瓦寒生銀粟千丈斜暉奔雲湧霧飛過廣仝屋更無塵氣滿庭風碎梧竹誰念鶴髮仙翁當年曾共賞紫巖飛瀑對影三人聊痛飲一洗離愁千斛斗轉參橫翩然歸去萬里騎黃鶴滿天霜曉叫雲吹斷橫玉點絳脣詞云流水泠泠斷橋斜路梅枝亞雪花初下全似江南畫白壁青錢難買春無價歸來也風吹平野一點香隨馬江城子云銀濤無際卷蓬瀛落霞明暮雲平曾見青鸞紫鳳下層城二十五弦彈不盡空感慨有餘情蒼梧煙水斷歸程掩霓旌爲誰迎空有千行流淚寄幽貞舞罷魚龍雲海晚千古恨入江聲青玉案詞云三年枕上吳中路遣黃耳隨君去君到松江呼小渡莫驚鷗鷺四橋盡是老子經行處輞川圖上看春暮長記高人右丞句作箇歸期天已許春衫猶是小蠻針線曾溼西湖雨漢老念奴嬌詞中有滿天霜曉叫雲吹斷橫玉之句乃用崔曾華清宮詩銀河漾漾月輝輝樓礙天邊織女機橫玉叫雲清似水滿空霜逐一聲飛或云叫雲乃笛名非也又端伯所編樂府雅詞中有漢宮春梅詞云是李漢老作非也乃晁沖之叔用作政和間作此詞獻蔡攸是時朝廷方興大晟府蔡攸攜此詞呈其父云今日於樂府中得一人京覽其詞喜之卽除大晟府丞今載其詞曰瀟洒江梅向竹梢稀處橫兩三枝東君也不愛惜雪壓風欺無情燕子怕春寒輕失佳期惟是有南來歸雁年年長見開時清淺小溪如練問玉堂何似茅舍疎籬傷心故人去後冷落新詩微雲淡月對孤芳分付他

誰。空自倚清香未滅。風流不在人知。此詞中用玉堂事。乃唐人詩云。白玉堂前一樹梅。今朝忽見數枝開。兒家門戶重重閉。春色因何得入來。或云玉堂。乃翰苑之玉堂。非也。

夷堅志云。侯元功。蒙密州人。自少游場屋。年三十有一。始得鄉貢。人以其年長貌寢。不之敬。有輕薄子畫其形於紙鳶上。引線放之。蒙見而大笑。作臨江仙詞題其上曰。未遇行藏誰肯信。如今方表名蹤。無端良匠畫形容。當風輕借力。一舉入高空。才得吹噓身漸穩。只疑遠赴蟾宮。雨餘時候夕陽紅。幾人平地上。看我碧霄中。蒙一舉即登第。年五十餘。遂爲執政。

苕溪漁隱曰。詞句欲全篇皆好。極爲難得。如賀方回淡黃楊柳帶棲鴉。柔處度藕葉清香勝花氣二句。寫景詠物。可謂造微入妙。若其全篇皆不逮此矣。徐幹臣雁足不來。馬蹄難駐。門掩一庭芳景。駐字當作去字。語意乃佳。周美成。水亭小浮萍破處。簷簾影顛倒。按杜少陵詩。燈前細雨簷花落。美成用此簷花二字。全與出處意不相合。乃知用字之難矣。趙德麟。重門不鎖相思夢。隨意遶天涯。徐師川。柳外重重疊疊山。遮不斷愁來路。二詞造語雖不同。其意絕相類。右詞水竹舊院落。櫻筍新蔬果。一本是水竹田院落。鶯引新雛過。不然。櫻筍新蔬果。則與上句有何干涉。董武子。疇昔尋芳祕殿西。日壓金鋪宮柳垂垂。然祕殿豈是尋芳之處。非所當言也。

苕溪漁隱曰。汪彥章。舟行汴中。見岸傍畫舫。有映簾而觀者。止見其額。有詞云。小舟簾隙。佳人半露梅粧額。綠雲低映花如刻。恰似秋宵。一半銀蟾白。結兒梢朵香紅扐。鈿蟬隱隱搖金碧。春山秋水渾無迹。不曉頭些子眞眞消息。寄醉落魄。

苕溪漁隱曰孫覿字濟師嘗作落梅詞甚佳一聲羌管吹嗚咽玉溪半夜梅翻雪江月正茫茫斷橋流水香含章春欲暮落日千山雨一點着枝酸吳姬先齒寒

苕溪漁隱曰東坡大江東去赤壁詞語意高妙眞古今絕唱近時有人和此詞題於郵亭壁間不著其名語雖奮豪亦氣概可喜今謾筆之詞曰炎精中否歎人材委靡都無英物戎馬長驅三犯闕誰作連城堅壁楚漢吞併曹劉割據白骨今如雪書生鑽破簡編說甚英傑天意眷我中興吾君神武小曾孫周發海嶽封疆俱效職狂虜何勞追滅翠羽南巡叩閽無路徒有衝冠髮孤忠耿耿劍鋒冷浸秋月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六十

憶妓詩

古今詩話云太和初有爲御史分務路京者有妓善歌時太常李逢古留守求一見既不敢辭盛粧以往李命與衆姬相見李姬四十餘輩皆出其下既入不復出頃之李亦辭以疾遂能坐信宿耗絕但怨歎不能已已爲詩兩篇投獻明日李但含笑曰大好詩遂絕詩曰三山不見海沉沉豈有仙蹤尚可尋青鳥去時雲路斷嫦娥歸處月宮深紗牕暗想春相憶書幌誰憐夜獨吟料得此時天上月只應偏照兩人心一篇亡苕溪漁隱曰余觀劉賓客外集有憶妓四首內一首卽前詩也其餘三首亦是前詩之意古今詩話中既不誌御史姓名則此詩豈非夢得爲之假手乎

洞仙歌

漫叟詩話云楊元素作本事曲記洞仙歌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開一點明月窺人人未寢欹枕釵橫雲鬢亂起來攜素手庭戶无聲時見疎星渡河漢試問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繩低轉細屈指西風幾時來又不道流年暗中偸換錢塘有一老尼能誦後主詩首章兩句後人爲足其意以填此詞余嘗見一士人誦全篇云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暖簾開明月獨窺人欹枕釵橫雲鬢亂起來瓊戶啓無聲時見疎星渡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只恐流年暗中換

東坡洞仙歌序云僕七歲時見眉州老尼姓朱忘其名年九十餘自言嘗隨其師入蜀主孟昶宮中一日

大熱。蜀主與花蘂夫人夜起。避暑摩訶池上。作一詞。朱具能記之。今四十年。朱已死矣。人無知此詞者。獨記其首兩句云。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暇日尋味。豈洞仙歌令乎。乃爲足之云。

苕溪漁隱曰。漫叟詩話所載本事曲云。錢唐一老尼能誦後主詩。首章兩句。與東坡洞仙歌序全然不同。當以序爲正也。

花蘂夫人

後山詩話云。費氏蜀之青城人。以才色入蜀事後主。嬖之。號花蘂夫人。效王建作宮詞百首。國亡入備後宮。太祖聞之。召使陳詩。誦其國亡詩云。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寧無一箇是男兒。太祖悅。蓋蜀兵十四萬。而王師纔數萬爾。

虞美人草行

冷齋夜話云。曾子宣夫人魏氏。作虞美人草行云。鴻門玉斗紛如雪。十萬降兵夜流血。咸陽宮殿三月紅。霸業已隨煙燼滅。剛強必死仁者王。陰陵失路非天亡。英雄本學萬人敵。何用屑屑悲紅妝。三軍散盡旌旗倒。玉帳佳人坐中老。香魂夜逐劍光飛。青血化爲原上草。芳心寂寞寄寒枝。舊曲聞來似斂眉。哀怨徘徊愁不語。恰如初聽楚歌時。滔滔逝水流今古。漢楚興亡兩丘土。當年遺事久成空。慷慨樽前爲誰舞。苕溪漁隱曰。此詩乃許彥國表民作。表民合肥人。余昔隨侍先君守合肥。寄借得渠家集。集中有此詩。又合肥老儒郭全美。乃表民席下舊諸生。云親見渠作此詩。今曾端伯編詩選。亦列此詩於表民詩中。遂與余所見所聞暗合。覽者可以無疑。亦知冷齋之妄也。

回文詩

漫叟詩話云回紋兩讀必偏獨此五詩不然其一曰紅窗小泣低聲怨永日春寒斗帳空中酒落花飛絮亂曉鶯啼破夢匆匆其二曰同誰更倚閑牕繡落日紅扉小院深東復西流分水嶺恨兼愁續斷弦琴其三曰寒信風飄霜葉黃冷燈殘月照空牀看君寄憶回紋錦字字縈愁寫斷腸其四曰前堂晝燭殘凝淚半夜清香舊惹煙鎖竹枝寒宿鳥水沉天色靄橫參其五曰娥翠斂時聞燕語淚珠彈處見鴻歸多情妾似風花亂薄倖郎如露草晞

琵琶

侯鯖錄云蔡持正謫新州侍兒名琵琶嘗養一鸚鵡持正每呼琵琶即扣一響板鸚鵡傳言呼之琵琶卒後誤觸響猶傳言呼之持正感傷成疾不起嘗爲詩云鸚鵡言猶在琵琶事已非傷心瘴江水同渡不同歸苕溪漁隱曰持正守安州夏日登車蓋亭作十絕句爲吳處厚箋注得罪調新州其間一絕云紙屏石枕竹方牀手倦拋書午夢長睡起莞然成獨笑數聲漁笛在滄浪殊有閑適自在之意

囀春鶯

西清詩話云王晉卿都尉既喪蜀國貶均州姬侍盡逐有一歌者號囀春鶯色藝兩絕平居屬念不知流落何許後二年內徙汝陰道過許昌市傍小樓聞泣聲甚怨晉卿異之問乃囀春鶯也恨不可復得因賦一聯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今無古押衙晉卿每話此事客有足成章者晉卿覽之尤愴然其詞曰幾年流落向天涯萬里歸來兩鬢華翠袖香殘空浥淚青樓雲渺定誰家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今無古押衙

回首音塵兩沉絕春鴈休囀沁園花。

媚兒

遯齋閒覽云東坡嘗飲一豪士家。出侍姬十餘人。皆有姿伎。其間有一善舞者。名媚兒。容質雖麗。而軀幹甚偉。豪士特所寵愛。命乞詩於公。公戲爲四句云。舞袖翩躚影搖千尺龍蛇動。歌喉宛轉聲撼半天風雨寒。妓赧然不悅而去。

魯生

侯鯖錄云。韓康公上元召從官數人。出家妓侍飲。其專寵者曰魯生。偶中蜂螫。少頃。持扇就東坡乞詩。詩中有魚吹細浪歌搖日。舞罷花枝蜂入懷之句。上句記姓。下句記事。

麗人雜紀

隱居詩話云。近世婦人多能詩。往往有臻古人者。王荊公家能詩者最衆。張奎妻長安縣君。荊公之妹也。佳句爲最。草草杯盤供笑語。昏昏燈火話平生。吳安特妻。逢萊縣君。荊公之女也。有句云。西風不入小窗紗。秋意應憐我憶家。極目江山千萬恨。依前和淚看黃花。劉天保妻。平甫女也。句有不緣燕子穿簾幕。春去春來可得知。荊公妻吳國夫人。亦能文。嘗有小詞。約諸親遊西池。有待得明年重把酒。攜手那知無雨又無風。皆脫洒可喜之句也。

西清詩話云。朝奉郎中丘舜諸女皆能文詞。每兄弟內集。必聯詠爲樂。其仲嘗作寄夫詩云。簾裏孤燈覺郎遲。獨眠留得宿妝眉。珊瑚枕上驚殘夢。認得蕭郎馬過時。苕溪漁隱曰。近時婦人能文詞。如李易安。顏

多佳句。小詞云。昨夜雨疎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捲簾人。卻道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綠肥紅瘦。此語甚新。又九日詞云。簾捲西風。人似黃花瘦。此語亦婦人所難到也。易安再適張汝舟。未幾反目。有啓事與綦處厚云。猥以桑榆之晚景。配茲駔儈之下材。傳者無不笑之。寄齋錄云。朱達可未第時。其內以一詩寄之云。剔燭親封錦字書。擬憑歸雁寄天隅。經年未報干秦策。不識如今舌在無。王直方詩話云。白藕作花風已秋。不堪殘睡更回頭。晚雲帶雨歸飛急。去作西牕一夜愁。此趙德麟細君王氏所作也。德麟既鰥居。因見此篇。遂與之爲親。余以爲乃二十八字媒也。德麟名令畤。東坡作秋陽賦云。越王之孫。有賢公子。宅於不土之里。而詠無言之詩。蓋畤字也。坡云。且教人別處使不得。苕溪漁隱曰。德麟小詞有臉薄難藏淚。眉長易覺愁之句。人多稱之。乃全用香奩集桃花臉薄難藏淚。柳葉眉長易覺愁一聯詩。但去其上四字耳。

遯齋閑覽云。東坡在豐城。有老人生子。爲具召東坡。具求一詩。東坡問翁年壽幾何。曰七十。翁之妻幾何。曰三十。東坡卽席戲作八句。其警聯云。聖善方當而立歲。乃翁已及古稀年。青瑣集云。治平中。錢忠道過吳江。愛其風物清佳。留戀不能去。終日諷詠遊賞。遇一女子。小舟獨棹於煙波浩渺間。忠悅之。作詩贈女子。其警句云。滿目生涯千頃浪。全家衣食一綸竿。女子得詩。攜歸呈其父。其父蓋隱淪客也。喜忠此詩。遂以女子奉忠箕帚。泛舟同入煙波。不知所往。

今是堂手錄云。杜太中自行伍爲將。與物無情。西人呼爲杜大蟲。雖妻有過。亦公杖杖之。有愛妾才色俱美。太中牋表。皆此妾所爲。一日太中方寢。妾至見几間有紙筆頗佳。因書一闋。寄臨江仙。有彩鳳隨鴉之

語.太中覺而視之.云鴟且打鳳.於是掌其面.至項折而斃.

冷齋夜話云.李元膺喪妻.作長短句云.去年相逢深院宇.海棠下曾歌金縷.歌罷花如雨.翠羅衫上.點點紅無數.今歲重尋攜手處.空物是人非.春暮.回首青門路.亂紅飛絮.相逐東風去.元膺尋亦卒.

後山詩話云.韓魏公爲陝西安撫.開府長安.李待制師中過之.李有詩名.席間使爲官妓賈愛卿賦詩云.願得貔貅十萬兵.犬戎巢穴一時平.歸來不用封侯印.只問君王乞愛卿.

澠水燕談錄云.蘇子瞻通判錢唐.嘗權領郡事.新太守將至.營妓陳狀.以年老乞出籍從良.公卽判曰.五日京兆.判狀不難.九尾野狐.從良任便.有周生者.色藝爲一郡之最.聞之.亦陳狀乞嫁.公惜其去.判云.慕周南之化.此意誠可嘉.空冀北之羣.所請宜不允.其敏捷善謔如此.

後山詩話云.杭妓胡楚.靚靚.皆有詩名.胡云.不見當時丁令威.年來處處是相思.若將此恨同芳草.卻恐青青有盡時.張子野.老于杭.多爲官妓作詞.而不及靚靚.獻詩云.天與碧芳十樣葩.獨分顏色不堪誇.牡丹芍藥人題徧.自分身如鼓子花.子野於是爲作詞也.

後山詩話云.住時青幕之子婦妓也.善爲詩詞.同府以詞挑之.妓答之曰.清詞麗句.永叔子瞻曾獨步.似恁文章.寫得出來當甚強.

夷堅志云.陳筑.字夢和.甫田人.崇寧初.登第.爲福州古田尉.旣至官.惑一倡周氏.周能詩.嘗有詩贈筑曰.夢和殘月過樓西.月過樓西夢已迷.喚起一聲腸斷處.落花枝上鷓鴣啼.首句蓋寓筑字也.又有春晴詩曰.瞥然飛過誰家燕.驀地香來甚處花.深院日長無个事.一瓶春水自煎茶.